高麗史

五十九

列傳 諸臣

廿八之十七

列傳卷第三十一　高麗史一百十八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趙浚

趙浚字明仲侍中仁規之曾孫自幼倜儻有大志恭愍王在壽德宮望見浚挾書過宮前召見奇之問其家世即命屬寶馬陪指諭王使洪倫輩强辱諸妃浚歎曰人道滅矣復奚言哉且王以威福與奪常與群小謀而不及

君子今日之勢岌岌乎殆哉毋吳氏嘗見新
及第綴行呵喝歎曰吾子雖多未有登第者
何用哉淚閒之跪泣指天誓曰予所不第者
有如天自是勤學遂登第辛禑初以通禮门
副使出按江原道威惠並行至旌善郡有詩
云滌東蕩溟當有日居民洗眼待澄清識者
知其有大志召拜司憲掌令轉監門衛大護
軍知製教撰祈禳疏云跡正直忠信之人押
謟佞讒邪之徒知申事金濤代言朴晉祿金

湊曰王若問正直忠信而疎者何人諂佞讒
邪而狎者何人則何以對令流改撰遂白禑
詰院所撰宜令書題宰臣監申然後判可禑
從之果還典法判書時倭奴充斥慶尙道陷
為賊藪州郡騷然民皆奔竄山谷國無紀綱
將帥玩寇環視不戰賊勢日盛都統使崔瑩
舉流為體覆使流至召都巡問使李居仁數
其逗遛之罪斬兵馬使俞益桓居仁及諸將
股慄曰寧死敵莫犯趙公威咸力戰告捷一

道賴安後又上書都堂旌表孝子烈女之死
賊者權密直提學商議會議都監事禑召後
曰楊廣慶尚道倭賊大熾元帥都巡問使偄
怯不戰卿其往察軍機後曰臣毋年踰八十
又羅沉病乞遣他人禑曰卿正直無私且有
威望無以易卿後曰殿下若命臣全制兩道
其將帥逗遛敗績者聽臣區處則臣謹奉命
不然元帥都巡問使位在臣上豈畏臣就死地
乎將帥族黨忌之白禑止之倭寇江陵交州

道以浚為都檢察使賜宣威佐命功臣號禑
荒淫無度權姦當國忌浚亢直不阿浚杜門
不出以經史自娛者四年瑩誅林廉浚方居
母憂起為簽書密直司事浚辭不起浚嘗憤
王氏絶嗣與尹紹宗許錦趙仁沃柳爰廷鄭
地白君寧結為友密誓有興復之志我
太祖見浚器宇不凡與論事大悦待之如舊
識及回軍擧為知密直司事兼大司憲事無
大小悉咨之浚亦以經濟為己任知無不言

先是田制大壞兼并之家奪占土田毒痛日
深民皆怨咨我
太祖與後鄭道傳議革私田後與同列上疏
辛昌極論之語在食貨志舊家世族交相謗
毁執之愈固都堂議利害侍中李穡以爲不
可輕改舊法持其議不從李琳禹玄寶邊安
烈及權近柳伯濡附穡議道傳紹宗附後議
鄭夢周依違兩間又令百官議議者五十三
人欲革者十八九其不欲者皆巨室子弟也

太祖卒用後議革之未幾世臣巨室動浮言
欲復之後又上疏論之諫官吳思忠李舒李
導等亦以為不可復上書因爭從之後又舉
同列條陳時務曰謹按周禮天官冢宰以卿
一人掌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其司徒以
下各以其職聽屬焉而六卿之屬又有三百
六十是則三百六十之屬統於六卿而六卿
又統於冢宰也官職之增損名義之沿革代
有不同大義不出乎此六部也洪惟我太祖

開國之初設官分職置宰相以統六部置監寺倉庫以承六部甚盛制也法久而弊爲典理者不知選舉而流品濫爲軍簿者不典兵額而武備弛至於戶口之盈縮錢穀之多寡獄訟之無章盜賊之不理爲版圖典法者漫不知爲何事禮儀之禮典工之工果能各舉其職乎蓋六部百官之本而政事之所出也本亂而末治者未之有也於是百僚庶司渙散無統不務庶績名存而實亡雖君相憂勤

而政事之修舉其亦難矣臣等願以六典之事歸之六部以各司分屬乎六部宰臣自侍中已下以次判司事密直又以次兼判書提綱於上以奉翊為六部判書領諸部及所屬攸司各以其職聽命於下大事則六部郎小事則六色掌以時奉承行移如是則簡以制繁卑以聽尊上下相維大小相統如綱舉而目張領挈而裘順君相優遊於上而百職奔走於下教令易行政事易舉也人主之職論

相而已宰相之職進君子退小人以正百官
而已相得其人則天下理矣况一國之政乎
周召太公文武成康之相也蕭曹房杜漢祖
唐宗之相也本朝之制中書則曰令曰侍中
曰平章曰參政曰政堂五者法天之五星也
樞密之七則法天之北斗也宰臣樞密之合
坐始於事元之初至于近代。都堂與國政。坐
者至六七十人官職之濫古未有也願自今
非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正己以正百官者非

清白忠直疾惡好賢國爾忘家者非戰勝攻
取勇冠三軍威加殊俗者不許兩府漢之光
武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減損吏負十置其
一以致中興之理凡不急之官雜冗之吏一
皆汰去以復祖宗代天設官之成憲以示盛
朝維新之化六寺七監本無判事近来又陞
通憲奉翊不親視事曠官廢職坐費天禄願
自今陞通憲奉翊之階者如有材幹者降其
階使親其職新授者不許陞奉翊通憲春秋

書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夫子蓋傷夫周家以父兄之故官其幼弱之子弟尸天祿而曠天工也我文廟三十有八年之理蔚有太平之盛者以其所用皆老成之人也願自今公卿士大夫幼弱子弟不許拜東班九品已上官其有冒受者罪其父兄糾正職察百官為人主之耳目凡祭祀朝會以至錢穀出納悉皆監檢秩卑而責重願自今令臺諫薦舉以授其職陞其秩於正言之次以振紀綱守令

近民之職不可不重近日所除守令頗有士林所不知者願自今非經顯秩有名望者非歷試中外有聲績者不許除授其田獵宴飲之事一皆痛禁監務縣令職又近民近世仕出多門人恥爲之乃以府史胥吏不學墻面之輩以妄于民願自今以臺諫六曹所擧有才幹者遣之陞階叅官以重其任諸安集一切罷之其府史胥吏之徒只除権務之職其公私奴隷州驛吏工商雜類冒受官職者請

許憲司不論官品皆奪其職供驛署專掌八
道之驛近年不坐公廳而在私家行移文牒
凡以權勢豪强之托親戚朋友之請乘馹騎
而率鄰吏者絡繹不絶驛卒凋殘職此之由
願自今以供驛署屬軍簿司凡馬匹驛卒據
都堂文字方許發遣司僕掌乘輿之馬政內
之伯冏之任也親近左右其選最重近代別
立內乘內竪之徒專擅其職目者縱暴尤甚
其收芻藁也刼奪萬端輸轉入城也農牛瘡

什殘破蠹縣毒流諸郡一州之內穀草之價布帛至九百匹州郡皆是而又驅其貢户名為驅吏至千百人不付公籍私置農莊而役使之若奴隸然害民病國甚可哀痛願自今以尚乘屬之司僕寺不許內豎除授謹擇廉幹者任之吏日入直凡其芻豆身親量給錢內芻稾計馬定數分月而供且使件正監檢每一番置獸醫五人驅史三十人餘皆罷之屬之府兵凡都監有事則置無事則罷例也

造成都監初因宮闕之作而置後以繕工之職歸之使管一國材鐵之用遣官吏而煩驛騎竭民財而盡其力一木之費至艷十斗一爐之冶至廢十囊一束之麻一把之葛至費十布取之於民也剝膚槌髓用之於私也如泥如沙頽罷都監屬繕工寺并罷防禦大桶都監屬之軍器寺愼揀廉直者官之且使糾正監檢以畫串宮闕之材瓦被罪籍沒之居室兩江之材諸窯之瓦供諸營造凡所木陶

尾之役且停三年以休民力都城根本之地
風化之所先其民衛王室而已近來教養無
法奸詐相習力役煩重日就凋弊頑罷都摠
都監將五部屬之開城府每一里擇耆老有
學者為社長依黨庠之法教養子弟其賤人
及工商子弟各事所業毋使群戲街巷以長
浮薄之風違者罪社長及父兄其都官官司
倉庫奴婢及近日誅流人祖業新得奴婢令
辨正都監皆計口成籍毋使遺漏每有土木

營繕之役賓客佛神之供皆以役之其於坊
里雜役一皆除去以安其生以衛王室李仁
任專擅威福踰二十年罪盈惡積幸天殛之
願削官爵不賜謚誅以懲為惡之人貞烈公
慶復興清白自守為仁任等所逐卒於縣所
願賜教書弔祭其墓侍中李子松廉謹守節
死非其罪國人惜之願賜謚誄厚恤其家祖
宗衣冠禮樂悉遵唐制迨至元朝歷於時王
之制變革從我上下不辨民志不定我玄陵

憤上下之無等赫然有志於用夏變夷追復
祖宗之盛上表天朝請革胡服未幾上賓上
王繼志得請中為執政所改殿下即位親服
華制與一國臣民渙然更始而尚猶不順其
品制以標準新之政頒令憲司定日立法其
不從令者一皆糾理近年奸凶相次執政隨
賄厚薄高下其官視其從違殺活其人士風
一變朝夕奔走於權門虛曠天工頒令攸司
各以斷獄決訟之事當兩衙日上之各司日

坐其司視事其有奔走權门不供其職者停
職徵祿刑無定法內外官司出入由己今典
校一官皆文學之臣無他所掌類委刪定刑
書以恵萬也又中外官司相接之節文書相
通之格亦使刪定須行古者風淳俗厚詐偽
不生百官謝牒堂後官署之世道日降奸詐
日滋近来上將軍已下令軍傳司印之奉翊
已下典理司印之防詐冒也今都評議使移
文中外官司者皆出納錢穀殺生威福發號

施令等事所係至重而使一録事署名非通
変防奸之道也願依印朝謝之例凡都堂文
牒必令印之舊制下王牌於諸倉庫官司必
印以行信寶令内豎獨署其名亦非所以防
奸也願凡所内用令都評議使供之毋下王
牌以塞内豎盜竊之源士大夫於聽訟決事
之官出納錢穀之司交通私書顛倒是非耗
竊官物其弊彌甚願一。禁止切如有違者其
請與聽者以不廉論各司各成衆愛馬之求

憲外官之贈遺一切禁止如有違者亦以不
廉論古之民年十六為丁始服國役六十為
老而免役州郡每歲計口籍民貢于按廉按
廉貢于戶部朝廷之懲兵調役如指諸掌近
來此法一毀守令不知其州之口戶按廉不
知一道之戶口當徵兵調役之際而鄉吏欺
蔽招納賄賂富壯免而貧弱行貧弱之戶不
堪其苦而逃則富壯之戶代受其苦亦貧弱
而逃矣其任徵發者積鄉吏之欺蔽痛加酷

刑刵耳劓鼻無所不至鄉吏亦不堪其苦而
逃矣鄉吏百姓流亡四散州郡空虛者戶口
不籍之流禍也願今當量田審其所耕之田
以田多寡籍其戶為上中下又戶分良賤守
令貢于按廉按廉貢于版圖朝廷凡徵兵調
役有所憑依及時發遣而守令按廉如有違
者輒繩以理諸道魚鹽畜牧之蕃國家之不
可無者也我神聖之未平新羅百濟也先治
水軍親駕樓船下錦江而有之諸島之利皆

屬國家資其財力遂一三韓自鴨绿以南大
抵皆山肥膏之田在於濱海沃野數千里陷
于倭奴蒹葭際天國家既失魚塩畜牧之利
又失沃野良田之入頗用漢氏募民實塞下
防匈奴故事許於亡邑荒地開墾者限二十
年不税其田不役其民專屬水軍萬户府修
立城堡屯聚老弱遠斥候謹烽火居無事時
耕耘魚塩鑄冶而食以時造船寇至清野入
堡而水軍擊之自合浦以至義州皆如此則

不出數年流亡盡還鄉邑而邊境州郡既實
諸島漸次而充戰艦多而水軍習海寇遁而
邊郡寧漕轉易而倉廩實矣水軍萬戶諸道
元帥能置屯田修戰艦結人心施號令識賊
安邊者賜之島田。食其入世傳之子孫其失
一城堡亡一州郡者處以軍法毋得輕宥以
示勸懲全羅慶尚楊廣三道貢賦之所出國
家之腹心也今倭奴橫行攻陷我州郡蹂踐
我禾稼殺戮我老弱奴婢我丁壯而擁旌節

者嬰城竄伏莫有鬪志賊日勢熾願令大舉
及時掃清西北一面國之藩屏頃者奸宄擅
國廣置私人元帥萬户加於舊額州郡供頓
不贍民不堪命相與流亡願自今擇文武兼
備威望夙著者每一道元帥一人上副萬户
各二人餘皆罷之商賈之徒競托權門以干
千户之任侵漁掊克靡所不至願自今令其
道元帥擇威惠爲民服信者除授之毋數易
置權勢之家競爲互市貂皮松子人參蜂蜜

黃蠟米豆之類無不徵斂民甚苦之扶老携幼渡江而西可為痛哭願自今抑買者一切禁止如有違者痛繩以法前此被罪奸宄之徒抑買之貨其在民間未畢收者宜令刷括以充官用其鷹鷄貂皮之曲獻乞皆痛禁禾尺才人不事耕種坐食民租無恒產而無恒心相聚山谷詐稱倭賊其勢可畏不可不早圖之願自今所居州郡課其生口以成其籍使不得流移授以曠地俾勤耕種與平民同

其有違者所在官司繩之以法昌下其書都堂又上書陳時務曰古之爲國者必先立紀綱國之有紀綱猶身之有血脉也身無血脉氣有所不通國無紀綱令有所不行法令不行國非其國矣殿下即位大開言路相臣憲臣各陳時務然舊弊甫革新法不行怨讟方興紀綱紊亂病自血脉達乎膏肓雖有扁鵲卒難治也願自今判付法制刊板施行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敢有犯法觸禁者一委憲司

治之謹按寢園署禮文凡與祭者不飲酒不茹葷凡四日是謂散齋或在於本司或在於尚書省齋明端坐致其誠敬凡三日是謂致齋今則不然諸執事者自散齋至于致齋之日各於其家或與婦女狎處且不習禮文故其祼獻登降贊謁奠徹皆不合度甚不敬也其於殿下報本追遠之意爲如何哉願自今凡與祭者散齋四日在於其家則令伴正監之正順已下令録事察之致齋三日則集於

公所以習禮文以致誠敬違者以不敬論本
朝樂節凡宴饗賓客必用庚樂繼以鄉樂今
娼妓歌舞聲音之節終不合於中和殊失禮
樂之本謹按朝廷儀注其視朝宴饗只使伶
人按樂而娼妓不與焉頗遵此法宮中宴饗
只奏庚樂毋令娼妓近前南州之民近因兵
亂板蕩失業又因水災禾穀耗損咸不聊生
誠宜培養邦本俾不搖動各道既有節制使
又有觀察使徵兵調役紛擾如雲民不堪苦

其節制觀察使外諸奉使者一皆召還士大夫之仕宦于朝者既已委質從仕克勤乃職固。分也其今則不然顯官任職者託以覲親上冢冒干口傳使歸鄉田淹延歲月曠官廢職非事君致身之義願自今父母奔喪外不許出國外其事有不獲已者必辭職然後乃行違者痛理州縣之吏在京都典掌其鄉之事曰其人法久弊生分隸各處役之如奴隸不堪其苦至有逋亡者主司督京邸主人日

徵贖布人一匹稱貸於人而不能償之直趨
州縣倍數督徵縱暴侵掠州郡凋弊亦或由
此頃者繕工寺日徵其人贖布以供無名之
費至不仁也既不能當其任以供其州之事
又不能用其人之力以供國役徒剝民膏而
用如泥沙斷喪邦本殊失殿下憂民之心也
願自今一切罷去使還鄉里其各殿之役以
近日革罷倉庫奴婢代之各司之役使者亦
以辨正都監所屬奴婢充之司設幕士注選

之屬亦皆革罷以安民生尋知門下府事仍兼大司憲賜推忠勵節佐命功臣號從我太祖定策立恭讓與同列上疏曰賞罰國之大柄也有功而不賞則人無以勸有罪而不罰則人無以懲守文之主猶然況殿下中興之初政乎我國家自太祖統三以來聖子神孫繼繼相承至于玄陵不幸絶嗣祖宗艱大之業歸于辛氏國統中絶王氏之廟不得血食者十有六年民怨於下神怨於上守侍中

李太祖舊諱出萬死之許奮其忠義與一二大夫
定大策戴殿下入承大統克紹前烈三綱九
疇既斁而復叙天命人心既去而復留雖平
勃之安劉氏張柬之。唐室復豈能加於此乎
誠宜特加殊禮賜劒履上殿贊拜不名賜之
第土宥及十世立閣圖形以銘太功則後之
為善者知所勸矣尊國大長公主玄陵之配
也而以僞后韓氏為配以恭宗廟宜亟撤之
且韓氏之懿陵禑昌之胎藏亦宜掘破以雪

神人之憤其勢是憑濫加官號若沔城黄驪
固城禮安諸郡一皆降從本號其妃曰謹曰
懿曰淑曰惠曰安曰寧曰靖曰賢曰善諸妃
及諸翁主無論貴賤以一時之寵愛皆封爵
賜印内帑珍寶錫與無算願令攸司收印章
徵其珍寶以還内府其有係公私之賤者各
還本役諸妃翁主之父母兄弟濫入樞省或
至府院君封國大夫人翁主宅主者亦皆收
其爵牒其中憑勢逞惡者流竄遠方則後之

為惡者知所懲矣苟賞罰不明則紀綱不立
而無以興善理矣王嘗允之又上疏曰東方
自朝鮮之季離為七十合為三韓干戈爛熳
而尋相生民之肝腦塗地者歷兩漢三國六
朝隋唐迄于五代而未息我太祖受命起而
拯之躬擐甲胄櫛風沐雨南征北伐始成一
統垂五百年于茲矣間者偽辛盜國宗廟絕
祀殿下新紹三十一代中絕之統三韓億兆
之民懽欣拭目以望殿下中興之理殿下一

身皇天上帝之所眷命太祖列聖之所付托
山川鬼神之所依歸百萬生靈之所寄命崇
高之極有甚於萬仞負荷之艱有萬於泰山
一言之出如雷霆之動於天而三韓莫不聞
一事之行如日月之出於天而三韓莫不覩
敬之一字帝王所以作聖之基公之一字帝
王所以致治之本願殿下上畏皇天之鑑臨
下畏億兆之瞻仰賞一人則恐不合於上帝
福善之心罰一人則恐不合於上帝禍淫之

鑑衆悅而後賞衆棄而後刑矜誇不藏一笑
不惜命一官則曰斯人也果君子而可以理
天工可以養天民而天不罷我乎潛邸之舊
畏上帝而不敢私以賞戚里之親畏上帝而
不敢私以爵勤咨訪以廣其聰明好學問以
崇其德業揚群下以禮奉母后以孝去邪勿
疑令出不行處九重則念吾民之不庇於風
雨御八珍則念吾民之不足於精糠服輕煖
則念蠶婦之赤立而法大禹之惡衣臨宴享

則念農夫之饑莩而體隋文之一肉崇儉戒
奢節用愛民樂直言而惡面從親君子而遠
小人夫極言不諱面折廷爭無小回互知有
社稷不知有其家者君子也殿下親之信之
則堯舜之理可坐而致太祖之業可繼而興
矣姻亞必欲進恩怨必欲報閭百姓之疾苦
則恭然曰何與於吾身見人主之過失則默
然曰口是禍門也唯行諂佞以盜富貴知有
其家而不知有社稷者小人也殿下撫而庸

之則桀紂之亡可立待而太祖之業不旋踵
而敗矣二帝三王莫不由學精一執中堯舜
之學建中達極湯武之學也願殿下擇鴻儒
之通經史正術心者更日入直討論經史商
推治道以成緝熙光明之學且令史官更迭
侍側左言右事無不悉書以詔萬世又為世
子用書筵以當世大儒為師傅經明行脩之
士為僚佐朝夕與居講明經籍以明端本澄
源之學且府兵領於八衛八衛統於軍傳四

十二都府之兵十有二萬而隊有正伍有尉以至上將以相統屬所以嚴禁衛禦外侮也自事元以來昇平日久文恬武嬉禁衛無人乃於近侍忠勇皆設護軍以下等官以代禁衛之任而祿之於是祖宗八衛之制皆為虛設徒費天祿而其于達赤速古赤別保等各受馬寒暑夙夜勤苦甚矣而不得食斗升之祿而食四十二都府五員十將尉正之祿者非幼弱子弟即工商賤隷或食其祿而曠其

職或勤於王事而不得食豈祖宗忠信重禄之意哉伏願殿下併近侍於左右衛併司门於監门衛併司楯於備巡衛併忠勇於神虎衛其餘各覓馬以類併於諸衛使之輪日入直考其勤怠各以其衛内護軍以下至於尉正之職隨品錄用使食其禄而勤其職則人樂仕而國禄省禁衛嚴而武備張矣司幕古之尚舍而今之司設也司饔古之尚食而今之司膳也今則司設食其禄而廢其職司幕

勤其事而不食祿司饔以下之職亦然願以司幕司饔等愛馬併於六局以復先王之舊以革近代之弊則名實相稱而職事立矣非有功不侯我朝之法也金侍中富軾討除僭亂平定西都進封樂浪侯金政丞方慶伐叛耽羅問罪東倭得封上洛公願自今宰相非安社定遠功臣毋得封君宦官自國初至慶陵朝不得叅官近來以宮中傳命之任得與論道經邦之列非所以尊朝廷也願自今宦

官除授遵慶陵之制不許拜朝官又軍器繕工務劇負少請以上大將軍郎別將爲兼判事注簿等。如此則官祿不費而事功舉矣其務煩寺監倣此兼攝庶便於公學校風化之源國家理亂政治得失莫不由斯近因兵興學校廢弛鞠爲茂草鄉愿之托儒名避軍役者至五六月間集童子讀唐宋人絶句至五十日乃罷謂之夏課爲守令者視之泛然曾不介意如此欲得經明行修之士以補國家

之盛理其可得乎願自今以勤敏博學者為
教授官分遣五道各一人周行郡縣其馬匹
供億並委鄉校主之又以州郡閑居業儒者
為本官教導而令子弟常讀四書五經不許
讀詞章而教授官巡視一道嚴立課程身自
論難考其通否登名書籍誘掖奬勸以成賢
材其人材衆多有成效者擢以不次若不能
教誨而無成效者亦將論罰孟子曰不孝有
三無後為大以其絕祀也故古者父母終既

葬於野處而安神廟而祀之此事亡如事存之道也吾東方家廟之法久而廢弛今也國都至于郡縣凡有家者必立神祠謂之衛護是家廟之遺法也嗚呼委父母之屍於地下不爲家廟而祀之不知父母之靈何所依乎甚非人子之心也但習以爲常未嘗致思耳願自今一用朱子家禮大夫已上祭三世六品已上祭二世七品已下至於庶人止祭其父母擇淨室一間各爲一龕以藏其神主以

西為上朔望必奠出入必告食新必薦忌日必祭當忌日不許騎馬出行對賓客如居喪禮每歲三令節寒食上墳之禮許從俗禮以厚追遠之風違者以不孝論傳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是以古者上自公卿下至胥徒莫不重祿凡仕於朝者未嘗涉意於營私專心乎公務自豪強兼併以來租稅日減祿秩歲縮先王制祿之數徒為文具宜令有司參酌古制豐其祿秩則士有恒心而廉恥可興

矣京畿八縣徭役甚煩然非正官之所統觀
察之所理又無守令之宣化故科歛不均賦
役無藝民不聊生無所控告願自今依各道
例縣置五六品官使開城府考績以明黜陟
近年以來將兵之任不問其才但佐宰相則
宰命遣之節制失宜賊勢益張以致侵掠郡
縣蕭然古人謂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將不
知兵以其主與敵擇將制倭誠今日之急務
也願令都評議使臺諫各舉盛德風著者命

爲將帥以申軍政且軍政多門則號令不肅
令一道三節制殊非古制願自今東西北面
外每一道只遣一節制餘皆罷去兵者民之
司命國之大政所以衛王室而消禍亂也本
朝五軍四十二都府蓋漢之南北軍唐之府
衛兵也遼金氏搖壞兩界立晉帝而子之虎
視天下求好於我而我太祖絶之虜遼宋三
帝威振四海而莫敢旁窺式至于今者以祖
宗之軍政得其律令也近世兵制大毀用兵

三十餘年軍政無統以無術之將戰不教之
民望風奔潰千里暴骨蔽甬倭奴為國之病
可不為痛心哉顧自今閑散四品以上屬之
三軍軍置將佐五品以下屬之府衛而統于
軍簿使上下相維體統相聯軍政出于一衆
心統于一然後申明軍令訓鍊士卒則百萬
之衆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何守不固何攻
不取哉近。臣，奸亂政世材非將帥者布列重
房百戰勤勞者方除添設賞罰無章軍士解

體所至無功願自今其有摧堅陷敵之功斬
將搴旗之勇百戰勤勞之效者大則上護軍
次則護軍中郎將以至別將散員皆受真差
以獎破賊之功則人皆親其上而死其長矣
且近日舉義拔亂之時從事于軍者亦加官
賞以勸後人國家選觀察使擇任守令撫綏
五道獨東西北面尚循舊習未霑王化願自
今依諸道例置觀察使巡行郡縣黜陟軍民之
官近來驛戶凋廢凡鋪馬傳遞知路指路之

役州郡代受其苦以至流亡欲使州郡復業
當先恤驛戶國家雖置程驛別監安集諸驛
而一人不能獨理每驛置私屬以為耳目然
非都堂所遣人人得以侵侮不能安集願自
今每驛置五六品丞一人其薦擧如守令例
且給半印而遣其有能致驛戶殷富駟騎蕃
盛者觀察使報都堂以補守令之闕且授京
官以示褒賞邊遠驛丞令觀察使擧補常平
義倉之法救荒之長策耿壽昌義倉之奏長

孫平社倉之議其法蓋出於周官委人之職
有國家者所當先務也去歲盛夏興師加以
倭寇耕種愆期秋穫失候今年又被水災東
南州郡蕭然亦立救荒之策不可不慮也國
家既革私田所至皆有蓄積頗自今郡縣皆
置常平倉其豐歛散之法一依近日都評
議使所奏竊聞楊廣道已置常平倉宜令諸
道依此施行守令有不如法者罰之食為民
天穀由牛出是以本國有禁殺都監所以重

農事厚民生也韃靼禾尺以屠牛代耕會西北面尤甚州郡各站皆宰牛饋客而莫之禁宜令禁殺都監及州郡守令申行禁令其有捕獲告官者以本人家產充賞犯者以殺人論州郡因湖膳使客供支等事雖當盛農驅集農民馳騁荊棘句月弋獵農失其時民不足食職此之由若夫雞豚之蓄則取之牢中不擾於民頃自今京畿等雞豚塲二所一令典廄署主之以奉宗廟祭祀之用一令司宰

寺主之以供御庖賓客之須至於州郡各驛
皆令蓄之撙節愛養不害胎卵則不數出年
而供上祭祀賓客之奉充吾民養生之用足
而弋無獵廢農之患矣司饔每歲遣人於諸
道監造內用甕器一年爲次憑公營私侵漁
萬端而一道馱載至八九十牛所過驛站及
至京都進獻者皆百分之一餘皆私之弊莫
甚焉又有羽筋箭竹等差遣擾民非一願自
今各司愛民差遣外方者一切禁之凡係此

等事皆令呈都堂都堂下觀察使觀察使分布所在州縣據案直納則庶使於民士卒與倭奴戰而所得馬匹器仗與凡民殺賊所得之物所在軍民官傳牒境内鞫如盜賊悉輸京都以希重賞罔上毒民莫甚於此故士卒解體賊勢益張甚非計也願自今諸道將帥破賊獻馘者馘而已軍民所得倭物勿使推鞫著為令典則人樂其利而勇於戰矣杞者內而憲司外而觀察使以不廉論宰相人君之

貳也所與共天位代天工者也其尊莫有倫
比不幸有罪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亾
可也乃令下吏縲絏枷鎖梟首露體棄而不
葬甚矣漢文帝時賈誼上疏謂刑不上大夫
帝深納之自是大臣有罪皆賜死無加戮辱
以禮遇下故當時士大夫恥言人之過失以
成漢家四百年之禮俗願自今兩府大臣雖
有死罪其大逆不道外法文帝故事無加顯
戮以成國家重大臣之典盛書曰罰不及嗣

傳曰罪人不孥故舜殛鯀而相禹武王誅紂
而封武庚即天地生物之心也至於近世殺
人如飲食滅人之族猶恐其有後不仁甚矣
願自今凡有罪者法三代聖王之制妻子無
隨坐以示聖朝不忍之政庶獄庶慎文王罔
敢知于茲此成周之致理陳平不知錢穀之
數君子謂知宰相體以其不侵官也本朝之
制都堂揔百揆頒號令憲司察百官糾風俗
典法都官辨曲直決獄訟其職也近者僥倖

貪利之徒欺罔大內冒弄都堂訟牒雲委行
移之間因循苟且不勝其煩兹設官分職之
本意也願自今令訟者各訟司、收其直達大
內都堂者一切禁之以尊大內以嚴都堂凡
公私滋息一本一利耳比來貸殖之徒推利
是視無本之利或至十倍貸假之徒鬻妻賣
子終不能償故國家已有禁令今供辦都監
糴米滋息無窮至使貸者喪家失業兹國家
恤民之意也願自今一本一利毋得剩取三

司及六部官以時親到所屬諸司將其所報
勾校文書會計點考毋致陵夷如有不奉法
者使憲司糾理大罪降等別叙除名不叙隨
罪論之小罪下牒巡軍笞杖還職凡京外大
小官吏除目既下累日不即上官赴任以致
公務稽遲其文書錢穀皆為奸吏所容匿此
則弊之大者而又非臣子誠心事君之道也
願自今除臺省政曹官外其京官大小員吏
自下批之後京官限三日外官限十日進闕

謝恩即行上官赴任稱權知行事新舊相對
將文書錢穀明立契券手相交付以憑考課
謝後即真有不如法者京中憲司外方觀察
使痛繩以法比年以來紀綱陵夷州縣之吏
或稱軍功受官職或憑雜科謀避本役或
托權勢濫陞官秩者不可勝記州郡一空八
道凋弊願自今雖三丁一子三四代免鄉而
無的實文契者軍功免鄉而無特立奇功受
功牌者雜科非成均典校典法典醫出身者

自添設奉翊真蓋三品以下勒令從本以實
州郡自今以後州郡吏不許明經雜科出身
免役以為恒式王在潛邸廣植田園審惡革
私田至是欲復之後又上書爭之語在食貨
志後在憲司前後論列累數萬言皆疏切時
病弊改一革進評理兼判尚瑞寺事掌銓選
賜中興功臣錄券封朝鮮郡忠義君教曰卿
曾祖貞肅公從我忠烈王入覲元朝誅權姦
以正名復都邑以定國本深末茂昌奕著衍

以至于卿卿幼有大志克肖前人玄陵念卿
世勳知卿偉器引置扈從尤加眷顧及玄陵
薨無嗣李仁任立辛禑卿傷祖宗之絶嗣誓
天日以興復及禑得罪於
天子
李太祖舊諱議立王氏曺敏修以仁任之黨立禑
子昌而自為冢宰
李太祖舊諱以絳侯梁公之忠始與國政寄卿憲
綱卿方在毋憂不少辭而就職是卿誠以為

非

李太祖舊諱無可與圖興復之功於是彈劾修以

貪婪撓法而逐之請追停仁任賜謚弔祭之

典蓋痛仁任之立異姓而絶宗嗣也御爲億

兆而忌一身忤巨室而任衆怨革私田而復

三韓達議遣使黜陟將帥守令而民安寇戢

令百官陳得失臺吏禁奔競省冗官興學校

置家廟禁火葬厚官祿給圭田兩府非登三

科者不除百司皆屬六曹大夫無加刑工商

收告身階御史階置館驛丞官者不與朝官
非有功不封君弱子弟不授官諸道省元帥
八縣置守令覆試定律籍丁口置常平軍吏
受真職水軍食島田私膳私書雜使別遣俱
有常刑罪不及孥訟毋直達監務皆遣參官
守令專理本縣凡所陳列益時救弊之術頗
綱振紀之法化民成俗之方豐財足兵之政
結人心而收人望者至矣及昌請入朝而裡
郡責以異姓為王時昌舅李琳為家宰秘不

發兇謀不測王氏之孤危甚於累卵卿冒萬
死與夢周道傳贊
李(太祖舊諱)而定大業以寡人承玄陵之正統不
刑一人不動聲色而除十有六年南面之辛
氏太祖列聖絕祀而復享使天下知三韓之
有人卿有力焉今錫之土田臧獲嫡長襲爵
誓以帶礪宥及永世卿其夾輔寡躬以永終
譽尋陞贊成事判禮曹事夢周。密白王嘗曰
定策之日後不欲立殿下且後為大司憲論

禹玄寶禹氏之黨皆疾之王右禹氏由是惡
浚時奉使　朝廷者多不見禮故遣浚賀
聖節王聞其還回予又見浚而尋判尚瑞蓋
跡之也加賜忠勤勵節佐命定社功臣號移
三司左使為金震陽所劾繫水原獄召還復
為贊成事尋判三司事自此以浚入　本朝

列傳卷第三十一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敎修

鄭道傳

鄭道傳字宗之檢校密直提學云敬之子恭愍朝登第調忠州司錄累轉通禮門祗候連喪父母廬墓終制召授太常博士王親享宗廟命道傳按圖製樂器歷禮儀正郎藝文應敎成均司藝以文學見稱王甚愛之辛禑初

北元使來李仁任池奫欲迎之道傳與金九
容李崇仁權近上書都堂以為不可迎仁任
慶復興却其書不受令道傳迎元使道傳詣
復興第曰我當斬使首以來不爾縛送于
明復興怒曰如此則與叛臣金義何異道傳
備陳利害辭頗不遜又白太后以為不可迎
復興益怒與仁任不視事乃流道傳會津縣
臺省侍從官送至東郊廉興邦遣裴尚度曰
吾已言於侍中怒稍解姑徐待之道傳方飲

酒舊然曰道傳之言侍中之怒各執所見皆爲國也今王有命豈以公言止乎遂上馬去宰相聞之以爲猶不挍欲遣人杖之會有釋器之亂乃止尋宥任便居任結廬三角山下講書學者多從之常以訓後生闢異端爲己任固城妖民伊金自稱彌勒惑衆曰若不信吾言。三月日月皆無光至僧槩英曰伊金所言皆荒唐無稽其言日月無光尤爲可笑國人何信之如此道傳曰伊金釋迦其言無異

但釋迦遠言他生事人不知其妄伊金近言
三月事虛妄立見耳僧嘿然起除典儀副令
陞成均祭酒乞郡出守南陽府我
太祖薦之召拜成均大司成屢獻詐辛昌立
充書筵侍讀未幾擢密直副使從我
太祖定策立恭讓封忠義君賜推忠論道佐
命功臣號拜三司右使敎曰卿學通天人識
貫古今早捷科第遂躋膴仕居父母憂克終
聖制敎誨幼弟俾克樹立臧獲强壯悉與弟

妹自取老弱孝友之性然也玄陵選置胄庠
仍掌制誥倡鳴濂洛之道排斥異端之說教
誨不倦作成人才一洗我東方詞章之習
聖明能興我玄陵先天下奉正朔
天子嘉之賜綵服樂器王於是躬祼大室卿
爲太常協音律定制度尤爲玄陵所重玄陵
賔天權臣議立辛禑卿謂許錦柳伯濡曰勢
已成矣難以去之欲請王大妃臨朝計未遂
與伯濡歎曰今日之擧無一介忠臣矣先是

金義偕
帝使赴遼東聞玄陵訃音遽生異圖殺使奔
胡卿與鄭夢周林樸朴尚衷白執政曰先王
不幸 天使不返不早達 朝廷社稷危矣
執政籍口以為人皆畏難莫敢欲行卿與夢
周等論崔源入覲遂使東人免罪於
天朝權臣以禑稱玄陵後報于胡欲固其位
書成卿與尚衷樸不肯署名其事遂寢卿之
有秋張平勃興復之忠此於可見既而胡太

子遣使稱詔以来書辭甚逆權臣欲率國人
以迎卿乃力言以謂苟為玄陵臣子者不可
迎此使執政黽勉從之然忤其意被斥南荒
凡歷七年殊無難色非信道篤者疇克如是
哉後金庾洪尚載金九容等入朝皆被拘留
朝聘道絶卿。夢周入賀興
聖節倍日兼行
帝乃嘉之遣還庾尚載等我國不失事大之
禮宗社生靈之永賴惟卿與夢周之力也及

乎東歸將欲大拜乃求外補意有以也南陽
之民感卿惠政至今稱之禍昌父子將繼僭
號殄絶我宗祀害虐我蒸民神人怨恫者凡
十六載及
天子責異姓為王而卿與大臣諸定策以亨
於神廟正派最親且長俾承宗祀一日之內
克復社稷以延萬世之洪休豐功偉烈求之
古今罕有倫比卿展所蘊行所學革去弊政
修明禮樂真所謂王佐之才也是用圖形紀

功追贈祖考宥及永世嫡長世襲仍賜土田臧獲銀帛其服休命益勵忠誠時有獻大虎者道傳曰諸道曲獻却之便否則請付有司以備國用如大虎道路舁擧至數十人且其肉不登俎豆將安用之王以爲然貢獻悉付有司王御經筵謂道傳曰今欲罷僞朝添設職其術何由對曰古之用人之法有四曰文學曰武科曰吏科曰門蔭以此四科擧之當則用之否則舍之其誰有怨又問秩高者處

之何如對曰昔宋時為敎官設大丹館福源宫或授提調或授提擧今亦効此別置宫城宿衛府而位密直奉翊者為提調宫城宿衛事三四品提擧宫城宿衛事然則政得其宜體統嚴矣又問居外者處之何如對曰在京城者處之如此則在外者爭來赴衛王室矣然後以秩高下或為提調或為提擧王從之置宫城宿衛府道傳又言唐用人之法條目有五一曰敎養成其才德二曰選擧取其秀

出三曰銓注當其職任四曰考課覈其功過五曰黜陟示其懲勸條目中又各有條目博學經史通曉律令肄習射御三者教養之條目也文學才幹武藝門蔭四者選舉之條目也有德望識量者為相有智略威勇者為將敢言不諱者為臺諫明察平恕者為刑官通習算數者主錢穀巧思精敏者主工匠此六者銓注之條目也公直忘私勤其職任為功瘠公肥私曠官廢職為過此二者考課之條

目也進職秩加俸祿爲陟削官職竄貶爲黜此二者黜陟之條目也本朝用人之法大槩欲敎養則師道不明欲選擧則以私蔽公欲銓注則賢愚雜進欲考課則請謁煩盛欲黜陟則賄賂公行五者皆廢何從得人乎近分遣五道黜陟使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王深然之令經筵檢討官韓尚敬書其言以進金星貫月王謂道傳曰將有何灾道傳曰咎在上國不開我朝時議非之憲府劾檢討官

申元弼矯世子旨王為罷其職既而怒言者
欲罷之道傳曰元弼乃殿下潛邸舊臣若宥
其罪言者必謂殿下喜怒出於私非初政美
事也王怒稍解拜政堂文學同判都評議使
司事兼成均大司成王命撰積慶園中興碑
賜衣一襲廐馬一匹省五軍為三軍都摠制
府以道傳為右軍摠制使道傳辭曰三軍之
作臣在中朝憲司所建白臣不知也然罷元
帥為三軍以臣為摠制使則諸帥失職者必

怏怏曰道傳革元帥自爲摠制怨刺並興臣
又不便弓馬不敢當且革。田改冠私服等事
皆非臣所爲也左右皆目臣臣又冒處是任
則讒言日至臣其危乎願更命他人王曰大
國三軍古制也中爲權臣所廢宰相各稱元
帥一民莫非其有今革元帥立三軍此復古
之機也摠制寔重任議諸兩侍中以卿爲之
卿無辭道傳曰儻有讒言請勿納永保微臣
遂不辭王杭王自南京還都次檜巖寺以誕

辰禮佛飯僧道傳曰誕辰飯僧雖非古典但
出於臣子則可矣未聞人君自祈福利不聽
王欲營演福寺塔殿令京畿楊廣民輸木五
千株牛盡斃民甚怨之道傳極言其害尋以
病乞退不允王下教求言道傳上疏曰臣伏
讀書、教上以謹天文之變下以求臣庶之言
而以八事自責臣讀之再三不勝感歎殿下
以天之譴告引而歸之於己開廣言路冀聞
過失雖古哲王未之或過也臣待罪宰相無

所臣輔以貽君父之憂至煩教諭之丁寧臣
實赧焉嘗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比之人身
實一體也故君倡則臣和臣言則君聽或曰
可或曰不可期於致治而已然則天之譴告
由臣所致也古者有災異三公策免爲大臣
者亦避位而禳之請免臣職以弭災異然念
古之大臣當請退之時必有陳戒之辭況今
獲奉教書安敢不勉一得仰備採擇之萬一
伏讀教書曰涼德未修而不孚於帝心歎政

令有闕而未協於輿望歟臣愚以謂德者得
也得於心也政者正也正其身也然所謂德
者有得於稟賦之初者有得於修為之後者
殿下大度寬洪天性慈仁得於稟賦之初者
然也殿下平日未嘗讀書以考聖賢之成法
未嘗慮事以知當世之通務安敢保德之必
修而政之無闕歟漢成帝臨朝淵默有人君
之度無補漢室之亡梁武帝臨死刑涕泣不
食有仁慈之聞不救江南之亂徒有天質之

義而無德政之修故也伏望殿下無以稟賦之善自恃而以修為之未至者為戒則德修而政舉矣伏讀教書曰任用之人或徇於私歟賞罰之道有戾於正歟臣愚以為任用之人出於公私在殿下自知之耳臣何足知之然除目既下外人目而議之曰某也故舊也某也外戚也外議如此臣恐徇於私者雜之也賞者勸有功也刑者懲有罪也賞曰天命刑曰天討言天以賞刑之柄付之人君為人

君者代天而行之耳賞刑雖曰出於人君固非人君所得私而出入之也殿下即位以來蒙賞受刑之人有事同而施異者金佇之言一也有置于極刑者有加擢用者金宗衍在獄致逃一也其監守官吏一誅一用其在逃謀亂一也同謀容隱之人或生或死臣愚不知刑誅而死者為有罪邪則擢用而生者獨何幸歟擢用而生者為無罪邪則刑誅而死者獨何辜歟禍昌竊我王氏之位實祖宗之

罪人而爲王氏子孫臣庶所共讎也其族姻
黨與不加刑誅則屏諸四裔而後快於人神
之心昔武才人以高宗之后奪其子中宗之
位五王擧義退武氏復立中宗武氏母也中
宗子也以母之親奪子之位胡氏尚譏五王
不能斷大義誅其罪而滅其宗況禑昌之於
王氏無武氏之親有武氏之罪則族姻及其
黨與奚啻武氏之宗也頃者臺諫上言逐之
於外縱不能明示天誅庶幾以雪祖宗臣民

之憤也曾未數月俱承寵召聚會京城出入
無禁今雖以諫官之言放其數人殿下黽勉
從之有遲留顧惜之意不知此舉果何義也
諸將回軍議立王氏此上天悔禍祖宗陰相
王氏復興之機也有沮其議卒立子昌使王
氏不復興者有謀迎辛禑永絶王氏者其為
亂賊之黨王法所不容也殿下旣全其生置
之遠方可也今皆召還于家慰而安之若以
其罪為誣也其沮王氏而立偽昌者諸將之

所共知也親自招服明有辭證其迎辛禑而
絶王氏者金佇鄭得厚言之於前李琳李貴
生招承於後辭證甚明此而謂之証也天下
安有亂臣賊子之可討者也大抵人之所為
不合於公義則必有合於私情殿下此舉以
為合於公義則禑昌之黨皆祖宗之罪人也
以為合於私情則留禑昌之黨以遺後日之
患如尹彛李初之請親王動天下兵亦何便
於人情哉若曰有罪者赦之恩莫大焉他日

必得其力人心自安而禍亂自止矣臣愚以
為刑法所以禁亂也君人所恃以尊安者也
刑法一搖禁亂之具先毀力未得而禍先至
心未安而亂不止矣請以中宗三思之事明
之武氏之黨最用事者三思中宗以母之親
姪誅討不可待遇甚厚自今觀之五王既立
武氏之子為帝故三思得免其机上之肉則
五王不惟有功於中宗三思亦有天地再於
造之恩也彼三思曾不是思自疑其罪為世

所不與日夜諸五王曰權重恃功以惑中宗之心中宗以三思愛已而親之以五王為權重而忌之五王日疎三思日密卒之五王戮而中宗弒使中宗謗計不過曰不能保全功臣而已豈知親見弒於三思之手乎以親則母之姪也恩以則活其生也不得其力而得其禍譏人之難保也如此譏人之謀其初不過自保其身而已為惡不止則馴致其道至於亡人之身滅人家國以底自敗而後已如

三思者豈有古今之殊也天人之際間不容髮言出災祥各以類應今內則百官曠職庶民安業外則上國和通島夷讋服亂何由生讒人交構於下則虞憂之象著於上客星孛于紫微臣恐三思之在於側也火曜入于輿鬼臣恐終有三思之禍也臣等雖遭五王之害無死恤也為王氏已成之業惜之也若曰保無此事言之者妄也彼中宗之心豈不為保也卒貽後人之笑臣恐後之笑今猶今之

笑古也董子曰天心仁愛人君先出災異以
譴告之欲其恐懼修省之也伏望殿下當用
人刑人之際不論其親疎貴賤一視其功罪
之有無處之各當其可使不相陵則任用公
而賞罰正人事得而天道順矣伏讀教書曰
民瘼未盡除而財用妄費歟下情未盡達而
冤抑未伸歟茂異之才未舉者誰歟讒佞之
徒未斥者誰歟臣聞三司會。佛神之計用居
多爲財用之妄費者莫斯若也然佛神之居

自古難辯也爲其徒者曰此好事也善事也歸我者國可富也民可壽也爲人君者聞是説而樂之殫其財力謟事佛神人有言之者則以爲我事佛而彼非之我善而彼惡也我道而彼魔也我之事佛神爲富國也爲壽民也非爲我也持是説以固其心而人之言莫得而入也殿下即位以來道場髙峙於宮禁法席常設於佛宇道殿之醮無時巫堂之祀煩瀆此殿下以爲善事而不知其實非善事

以為富國而不知國實瘠以為壽民而不知
民實窮雖有言之者舉皆不納不自以為咈
諫是臣所謂為善福壽之説先入之也昔梁
武帝屈萬乘之尊三舍身為寺家奴殫江南
之財力大起佛塔其心豈以為非利而苟為
之也匹夫作亂身遭羈辱子孫不保而國家
隨之佛氏所謂修善得福者果安在哉此猶
異代也玄陵崇尚佛教親。弟子之執禮於髡
禿之人宮中之百高座演福之文殊會無歲

無之雲菴之金碧輝映山谷影殿之棟宇聳干霄漢財殫力竭怨讟並興而皆恤不事佛可謂至矣卒不獲福豈非明鑑乎周末神降于有莘太史過曰國家將興聽於人國家將亡聽於神周果以亡由是言之事佛事神無利而有害可知矣伏。殿下申明望有司除祀典所載外凡淫怪諂瀆之舉一皆禁斷則財用節而無所妄費矣殿下即位以來人或犯罪有不問者有放免者疑若無冤抑之未伸

者也然赦者奸人之幸良善之賊也則其數赦乃冤抑之所在也近者臺諫以宗社大計上書論執皆遭放逐臣。冤抑之未伸恐茂才之未舉者此其時也至於讒佞之人蹤跡詭秘言語隱密難可得而料也大抵君有過則明爭之人有罪則面折之落落不合矯矯獨立不畏他人之議者正士也秘其蹤跡惟懼人知在衆不言獨對浸潤者讒佞之人也殿下於外而。大夫內而士小臣官寺試以臣言

觀之則讒佞之情得矣人雖至愚皆知自愛
至於妻子之訴孰無是心昔漢成帝時日有
食之言者皆以為外戚用事之象成帝疑之
問於張禹禹以身老而子孫微弱恐得禍於
外戚不明言其故卒使王莽移漢鼎谷永輩
直攻成帝略無忌憚至於王氏之用事畏避
不言漢室卒以亡亦為妻子計而不暇及漢
室也臣雖狂妄不至病風敢不自恤乎臣以
一身孤立於群怨之中非不知言出而禍至

殿下以不諱問臣敢不以切直對此臣所以
寧得禍而不恤切言而不諱者也伏望殿下
留神採擇以白臣忘身徇公之意萬死無憾
仍徽辭箋以進不允當時上書者甚衆而道
傳對爲第一王每稱之然以盡言不諱忤旨
且以武三思比禹玄寶黨玄寶孫成範爲駙
馬故王不悅道傳而玄寶及李穡之黨亦惡
道傳道傳又上書都堂請誅穡玄寶曰宰相
之職百責所萃也故石介甫曰上則調和陰

陽下則撫安黎庶爵賞刑罰之所由關改化
教令之所自出恩以為宰相之任莫重於此
四者而尤莫重於賞刑也所謂調和陰陽者
非謂無其事而陰陽自調自和也賞而當其
功則為善者勸刑而當其罪則為惡者懲矣
竊謂刑之大者莫甚於篡逆其迫王氏而立
子昌迎辛禑而絶王氏者篡逆之尤亂賊之
魁也苟免天誅今已數年矣又飾其容色盛
其徒從出入中外略無忌憚而其子弟甥姪

布列要職莫敢誰何則今居宰相之任守賞
刑之柄者無所辭其責矣宜當具論罪狀啓
于殿下與國人告于大廟數其罪而討之然
後在天之靈慰矣臣民之忿雪矣天地之經
立矣宰相之責塞矣若曰人之罪惡非我所知
也生死廢置之權人主之所司也宰相何與
焉則董狐豈以趙盾不討弑君之賊加惡名
乎春秋之時晉趙穿弑君直史董狐書曰趙
盾弑其君盾曰弑君者非我也史曰子爲正

卿亡不越境返不討賊弑君者非子而何孔子曰董狐良史也趙盾良大夫也為法受惡夫盾以正卿不討弑君之賊受弑逆之名而不辭然後討賊之義嚴而亂賊之黨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矣故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必陷於簒逆之罪此之謂也愚雖不才得從宰相之後與聞國政不敢以良史之譏自懼乎若曰所謂罪人有儒宗為有連

婚王室者爲其法有難議者也則昔林衍廢元王立母弟淐衍先定其謀而後告侍中李藏用藏用不知所爲但曰唯唯而已後元王反正以藏用位居上相不能寢其謀禁其亂廢爲庶人今李穡之爲儒宗孰與藏用其首唱邪謀沮王氏而立子昌者孰與藏用但唯林衍之謀而已胡氏曰昔文姜與弒魯桓哀姜與弒二君聖人例以遜書若其去而不返以深絶之所以著恩輕而義重也夫弒桓者

襄公也弑二君者慶父也文姜哀姜疑若無
罪焉聖人以二夫。與聞乎故深絶人而痛誅
之如此夫嗣君夫人所出也不以子母之私
恩廢君臣之大義況其下者乎或曰穡之言
曰禑雖旽子玄陵稱為己子封江寧大君又
受天子誥命其為君成矣又既已為臣矣而
逐之大不可也此其說不亦是乎則曰王位
太祖之位也社稷太祖之社稷也玄陵固不
得而私之也昔燕子之與。少子噲或燕曰燕

可伐歟孟子曰不可子之不得與人燕子噲
不得受燕於子之聖賢之心以為土地人民
受之先君者也時君不得私與人也又周惠
王以愛易世子齊桓公率諸侯。王世子子會
首止以定其位當是時嫡庶之分雖殊其為
惠王之子一也且以天王之尊不得私與其
愛子以諸侯之卑率諸侯之衆上抗天子之
命聖人義之未聞世子拒父命桓公抗君命
誠以天下之義大也玄陵豈以太祖之位之

民而私與逆賊之子乎又
天子誥命一時權臣以為玄陵之子欺而得
之也後
天子有命曰高麗君位絕嗣雖假王氏以異
姓為之亦非三韓世守之良謀又曰果有賢
智陪臣定君臣之位則前命之誤
天子亦知而申之矣安敢以誥命藉口乎其
為臣之說抑有辨為綱目前書竄食其為帝
大傅周勃陳平為丞相後書漢大臣等誅子

弘迎代王恒即皇帝位其書曰帝曰丞相者
非爲臣之辭乎曰大臣曰誅子弘者非討賊
之辭乎不獨此耳武才人稱帝已久狄仁傑
薦張東之爲宰相東之廢武才人迎立中宗
其薦爲宰相者豈非爲臣也廢武才人者亦
討其爲賊也百世之下稱周陳安劉張東之
復唐之功未聞罪數公爲臣而廢舊主也禧
與玄寶雖仁義未足皆讀書通古之士豈不
聞此說乎其執迷不悟倡爲邪說以惑衆聽

於此可見先王之法造言惑衆者在所當誅
況敢倡邪說以濟亂賊之罪者乎或曰其謀
迎辛禑者曰子昌在位之時雖無辛禑之迎
王氏安得復興其曰迎辛禑而絶王氏以
罪加之之辭也當是時忠臣義士奉
天子之命議黜異姓以復王氏僞辛之黨先
得禮部咨知
天子之有命忠臣之有議謂子昌幼弱謀立其
父以濟其私此非謀迎辛禑而絶王氏乎或

曰穡與玄寶於行為前輩有斯文之雅故舊
之情子力攻之如此無乃薄乎昔蘊軾於朱
文公為前輩文公以軾敢為異論滅禮樂壞
名教深訶力詆無少假借乃曰非敢攻訶古
人成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予亦畏上帝
故不敢不論夫軾之罪上至於立異論滅禮法
耳以朱子。仁恕之攻之至然成湯誅桀之辭
並稱之況黨異姓而沮王氏者祖宗之罪人
而名教之賊魁也豈以前輩之故而貸之也

況彼之言曰戊辰年廢立之時斯文有異議
所謂異議者議立王氏也又倡言於衆曰諸
將議王〻立氏吾父沮之吾父之功大矣此言
流聞於禑昌之耳者深矣使禑昌得志斯文
與諸將果得保其首領乎其自處之薄為何
如也自以立王氏為異議沮王氏為己功今
以立偽辛為異議沮王氏為重罪不亦可乎
或曰子已上牋辭免獻書殿下論執罪人又
告廟堂無乃已甚乎必若是言昔齊陳恒弑

其君孔子沐浴而朝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又告三子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弑君者在齊疑若無與於魯也孔子時已告老疑若無與於魯之政也既已請於君疑若不必告於三子也且以聖人宏大謙容入而請於君出而告於三子必欲討其罪人而後已誠以弑逆之賊人人之所得誅而天下之惡一也且在魯而不忍在齊之賊況在一國而忍一國之賊乎從大夫之後而不忍隣國之政況在

功臣之列而忍王室之賊乎春秋書衛人殺州吁胡氏曰人衆辭其殺州吁石碏謀之使右宰醜莅也爲文稱人是人皆有討賊之心亡人人之所得誅也故曰衆辭也且亂臣賊子人人之所得誅也而宰相不行誅討之舉可乎況石碏以州吁之故并殺其子厚君子曰石碏純臣也大義滅親以此言之亂賊之人不論親踈貴賤皆在誅絶也或曰陳恒州吁身行弑逆者也稿與玄寶未嘗弑也比而

同之不亦過乎又安知誣其罪而誤蒙也則有不胡氏之說乎弒君立君宗廟猶未亡也移其宗廟改其國姓是滅之也豈不重於弒也今黨異姓而廢王氏之宗祀者實胡氏所謂移其宗廟而滅同姓也其罪亦不止於弒也又古之大臣有人告其罪者因服請罪如漢霍光以武帝顧命大臣擁立昭帝功德至大人有上書告其罪者不敢入禁中而待罪於外以此觀之苟有告罪者則當涕泣切請

躬對有司辨明其罪然後其心安爲豈有誘
妻子上書假托疾病就醫於外不與明辨乎
是則自知其罪辭屈難辨必矣春秋討賊之
法雖其蹤迹未著尚探其意而誅之况蹤迹
已著如此者乎昔高宗封武才人爲后褚遂
良許敬宗同爲宰相遂良力言不可卒至戮
死敬宗順高宗之旨曰此陛下之家事耳非
宰相所得知也高宗用敬宗之言卒立武后
敬宗終享富貴五王同議反正同受戮死無

罔之不亦過乎又安知誣其罪而誤蒙也則有不胡氏之說乎弑君立君宗廟猶未亡也移其宗廟改其國姓是滅之也豈不重於弑也今黨異姓而廢王氏之宗祀者實胡氏所謂移其宗廟而滅同姓也其罪亦不止於弑也又古之大臣有人告其罪者因服請罪如漢霍光以武帝顧命大臣擁立昭帝功德至大人有上書告其罪者不敢入禁中而待罪於外以此觀之苟有告罪者則當涕泣切請

躬對有司辯明其罪然後其心安爲豈有誘
妻子上書假托疾病就醫於外不與明辯乎
是則自知其罪辭屈難辯必矣春秋討賊之
法雖其蹤迹未著尚探其意而誅之況蹤迹
已著如此者乎昔高宗封武才人爲后褚遂
良許敬宗同爲宰相遂良力言不可卒至戮
死敬宗順高宗之旨曰此陛下之家事耳非
宰相所得知也高宗用敬宗之言卒立武后
敬宗終享富貴五王同議反正同受戮死無

一異焉自今觀之敬宗之計得而遂良與五王爲失矣然敬宗一時之富貴歘爾若飄風過耳泯然無迹遂良五王之英聲義烈輝映簡策貫宇宙而同存愚雖鄙拙耻敬宗而慕遂良傳曰始與之同謀終與之同死既不以愚拙棄之得参反正之議安敢畏奸黨之禍默然無言以苟免乎伏望法春秋討賊之法以孔子石碏之心爲心則宗社幸甚又上箋辭曰臣之得譴雖可悲陳請以殿下之所明

知者言之殿下以臣充三軍都摠制府右軍摠制使臣面請曰諸將用軍士為私屬其來尚矣一日革之舊家世族無其役而食其田久矣一日屬名軍籍役加於身臣恐大小歸怨於臣也殿下曰將帥之革憲司言之三軍之說斷自予心卿何與焉保無此謗也臣復曰臣若得謗不達於聰聞則殿下亦知臣無其事而得其謗皆此類也而臣之他謗亦明豈非幸之中者乎臣受命後果有謗之者曰

道傳回自中原而三軍之府遽設此以五軍都督之法而爲之也舊家世族自此皆服賤役矣萬口一談牢不可破户口成籍堂臣言之殿下可之其事出於臣在中原之時也刷盲人巫師之子充樂工典儀寺奉殿下之命而行之者也無籍冒名之徒怨户籍之不便於已者曰道傳之所爲也盲人巫師以此議爲出於臣而詛之革私田之議臣初以爲皆屬公家厚國用而延兵食祿士夫而廪軍役

俾上下無匱乏之憂臣之志也而志竟不行
尋請殿下免提調官久矣而分田不均之怨
皆歸於臣然此小事也殿下之所明知臣不
得辨焉况事之大而怨之深者雖非臣之所
知臣何自以免也臣死於崔源之遣則內以
正先君之終上以不欺於
天子矣死於不肯署名之事則足以明偽辛
非玄陵之後矣死於胡使之却則上以脫君
父之惡名下以免一國臣民與弑之罪矣臣

身雖死有不死者存豈非榮乎若夫諂於讒
謗之口則上以遺君父不能保全功臣之累
下以招不能明哲保身之議臣甚懼焉願殿
下解臣見職以保餘生諫官言道傳功在社
稷上箋解職累日不荅待功臣不可如此甚
薄乃復為政堂文學臺省交章請玄寶罪王
以成範故不聽使人於我
太祖請禁臺省論奏
太祖歎曰王曾謂我指揮臺省乎時王忌

太祖功高得衆心又舊家世族怨革私田多
方誣毀禑昌之黨連姻王室朝夕譖訴王信
讒言日夜與左右潛圖除之
太祖因於讒說謂道傳南誾趙仁沃等曰吾
與卿等戮力室王而讒言屢騰恐吾輩不得
容吾當東歸以避之先令家人趣裝將行道
傳等曰
公之一身宗社生靈之所係豈可輕其去就
不如留相王室進賢退不肖以振紀綱如此

則王庶幾有悟而讒言自息矣今若退居一
隅彼讒者必為誣以蓄異心禍且不測矣
太祖曰昔者子房從赤松子遊高祖不之罪
我心無他王豈罪我哉相與議論未決都鎮
撫黃希碩因家臣金之景白夫人康氏曰道
傳閔等勸
公東歸事將非矣不如去此數人康氏信之
告于
太宗曰道傳閔等皆不可保對曰

公困於譏訕有引去之志道傳閔等力陳利
害以止其行者也乃責之景曰數人與
公同休戚者也汝力更言焉召道傳道傳辭
疾不赴遣代言安瑗敦諭乃至王問穡玄寶
罪道傳對如疏意語若懸河王曰穡罪狀稍
著玄寶罪猶未白道傳曰穡罪已著宜置極
刑以示不忠若玄寶者罪狀未白故臺諫交
章請流遠地臣亦以為宜使渊憲異處王曰
穡玄寶事寢之已久今有抗疏者必卿疏為

之階也卿近不見寡人者亦以此也道傳曰
君臣之義情同父子譬如父責子不孝而明
日又愛之如初者天理之不掩也殿下今雖
責臣後若推誠任臣敢不奮勵今當農月天
久不雨殿下召臣面議天乃雨昔霪霖禾穀
不茂殿下召臣議政事陰雨霽殿下以爲何
如脫有奸黨矯旨罪臣臣請面啓然後伏罪
王不悅憲司劾糾正朴子良等不迎執義禹
洪得下獄鞫之辭連道傳出爲平壤府尹省

憲刑曹上疏劾道傳陰誘仵正非毀臺諫請置極刑王以功臣宥之復論道傳濫居功臣之列內懷奸惡外施忠直染污國政請加其罪王放歸其鄉奉化縣臺省交章曰道傳家風不正派系未明濫受大職混淆朝廷請收告身及功臣録券明正其罪王只收職牒録券移配羅州大司憲金湊等上疏論其子典農正津宗簿副令澄廢為庶人尋量移道傳于奉化縣鄭夢周啖諫官金震陽等上疏曰

鄭道傳起身賤地竊位堂司欲掩賤根謀去
本主無由獨舉織成萋斐之罪連坐衆多之
人請於貶所典刑垂戒後來初玄寶族人金
戩嘗爲僧私其奴樹伊妻生一女人皆以爲
樹伊女戩獨以爲己女容加愛護以嫁士人
禹延生女女適云敬生道傳故云後夢周誅
召還賜米豆百石給其子告身復封忠義君
自此以後入
本朝

列傳卷第三十三　高麗史一百二十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尹紹宗　會宗

尹紹宗字憲叔贊成事致仕澤之孫恭愍朝擢魁科選補史官累轉爲正言草疏陳時事曰皇天生民而不能使之各得其所必命聖人爲之君以代治之故位曰天位民曰天民而設官分職則代天工也本朝之制中書則

有令侍中平章叅政政堂五者法天之五星也樞密則天之北斗也至於百官莫不皆然雖郎官之微亦皆上應列宿故名器官爵非人君之自有乃天之所有而人君代設之者也人君不可以名器爲己之私有而妄與之而人臣亦不可不量其才德而敢居之也自昔帝王分天下之民爲四等曰士農工商農工商各世其業以供上惟士無所事也而入學讀書修身正家事君治民之道皆得學焉

而後官之是以公卿大夫未有不盡其職而
人君代天之政成仲尼曰名器君之所司也
不可以假人政亡則國家從之而亡蓋名器
旣輕則朝廷不嚴而王室卑王室卑則小人
生陵慢之心民志不定上下不辨而社稷危
矣我祖宗非能則不使在職非賢則不使在
位有罪必誅無功不賞是以愚不肖者不得
在官而百官正矣慶陵之入朝也中官李大
順有寵於世祖請授其兄別將慶陵曰汝兄

伍尉也越散員授别將非祖宗法也大順言於世祖曰顧諭我王帝曰官人有法制國有君朕何與焉汝其自請之則我祖宗之重名器古未有也自辛丑癸卯以來國用不足以官爵爲賞功之物於是小人濫冒軍功因緣賄賂不次超授其源一開至于今日商賈工匠公私奴隷皆得爲官羊頭狗尾布列中外褻慢名器汚穢天工人人視朝廷官爵如土芥皆欲俯拾至有中郎將掃牛下奉翊直一

匠之誕蓋言名器之甚賤也由是雖以伍尉
而至散員散員而為中郎將亦不喜也平時
如此萬有危急之難殿下復將何物以賞之
而勸以立功耶願自今非有軍功才德則雖
近倖者不妄授以官使工匠商賈各安其業
毋使賤人汚穢朝廷則民志有定上下有辨
朝廷有嚴而王室尊矣臣聞諸葛孔明有言
曰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
遠賢臣後漢所以傾頹也自古及今治亂興

亡之分決於人主所親信之得失耳殿下當
天下危亂國家厄會之時深居九重或一月
不聽政親近頑童群小而罕接宰相者德被
頑童群小唯知逢迎上意承順顏色其所事
者不過鷹犬飲食男女之間而已殿下樂其
和順而日與之親豈不大為盛德之累乎宮
禁嚴肅非雜類所得而窺也今也群小出入
自恣大內不嚴大內既不嚴則主上安得而
獨尊哉代言金興慶不學牆面唯唯諾諾非

獻替啓沃之資也殿下旣其敏給阿順使出
納教命進退士大夫一國之事皆先關白輿
慶然後得達宸聰夫偏聽生姦獨任成亂安
知他日不有李斯趙高之禍哉伏見三月朔
日有食之近年賊眊用事而七月日食七月
者三陰之月也而且有眊不測之謀今三月
五陽之月也陽甚盛而一陰獨存能勝太陽
此非小變也臣下必有敵慼主上者君子道
消而小人道長矣顧殿下畏天變而收興慶

之權不使與國政黜群小之在內者毋深居
九重毋日晏不起毋獨任一臣日接宰相耆
德忠直之士力行祖宗之仁政則社稷之福
也臣聞養天民者興戕天民者亡是以人主
受天命而立天位則必上順天心以養天民
如父母之愛赤子然後民心附而天命固焉
太祖當泰封奢虐之際奉天討罪誅除群兇
愛養民生衣服取其禦寒暑宮室期於庇風
雨深仁厚澤涵育元元列祖相承咸以儉德

養民為心景靈殿孝思觀顯毅二陵其制度儉小不為奢麗此皆子孫之所當法也殿下即位于今二十有三年適當厄會國步多難賊盹用事包藏異心欺惑聖聰斵喪國脉遂使殿下興仁熙殿之役竭百姓之髓腠百姓之膏輸材斂冶供給之費日以萬計辦事之吏暴於猛虎督責之令疾於風雨中外之民困於力役三農失時老弱失養而父母妻子不相自保倉廩無半月之儲百姓無十日之

糧五道兩界積年所儲之軍須俱竭於供給而亦不足矣三韓嗷嗷歸怨賊盹六年之間大水大旱百萬生靈如在湯水之中而畏盹之威不敢出諸其口垂頭拱手號訴于天地曰是役也皆賊盹及官中廣大從臾而爲之也盹旣伏誅役猶未已民又怨之曰是役也盹雖首唱實廣大欲固富貴而力贊之三韓之民之怨廣大也甚於賊盹矣國家自庚寅以來東傑倭寇丙申以後北傑韃靼己亥辛

丑之戰吾民死亡者太半不三年又有癸卯之亂死亡又倍於辛丑矣已亥以至于今十五年間水旱相仍餓莩相望民之存者僅十之一羅慶二道連歲大饑而今年尤甚三月大寒四月不雨麥不成穗而種不入土吾民將何以生乎民者王之天食者民之天也民無食則死矣王者無民則奚以獨守國哉今京中倉庾空竭而兩界五道又饑饉不幸有辛丑癸卯之變則將何以備軍餉乎百姓困

於土木困於賦斂冤怨通天不可遏解雖有
急難誰復有為殿下効死哉嗚呼景靈殿太
祖皇考之别廟孝思觀太祖之真之所在顯
毅二陵太祖皇考之墓也而其制度比之仁
熙殿正陵則百分不及一矣吾東方天下稱
為禮義之邦而子孫后妃陵殿反過祖宗天
下後世以為何如也殿下奈何以一后之故
取天下後世之笑乎且預凶事非禮也而廣
大欲事興固寵冒妄殿下預作石室聞者憤

歎以為大不祥也而不忍言之今災異荐臻
百姓饑饉又非人主玩花卉之時也而廣大
乃作花園戲損殿下之德而離散民心其罪
固可斬也願殿下正廣大之罪斬于都市罷
陵殿石室之役壞花園以解天怒以弭民怨
疏未上獻納金元升知之與司議禹玄寶托
以紹宗累月在告曠職劾罷之辛禑初授典
校寺丞轉成均司藝改典儀副令藝文應敎
紹宗不顧産業家甚貧知申事李存性白禑

賜米十碩移典校副令我太祖回軍紹宗詣軍前因鄭地亦見懷霍光傳以獻其意欲復立王氏也辛昌立陞典校令與同僚奏本朝舊制凡圓丘宗廟社稷山陵真殿神祠祭享祝文道殿佛宇詞疏本寺官一人每月輪直清齋寫進上齋沐親押天地宗社則必親祀佛宇道殿神祠則或命大臣攝行近以祈禳猥多或命正字小臣代押其源一開今唯四時大享親押其餘則皆代

抑甚違誠敬之義願遵祖宗舊制祝文詞疏
齋沐親押圜丘社稷宗廟籍田大享必皆親
祀朔望奠及凡祈禳擇大臣攝行御正殿親
授祝文詞疏昌從之又奏殿下既允臣等親
祀之請今大享宗廟乃以大臣充大尉是殿
下不欲親享也以謂禮文未備奠物未具耶
則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可薦於神明豈
以文之未備物之未具而并棄其誠也哉以
謂權署國事不敢主祀耶則舜之受終禹之

受命皆攝政也而率百官親格于文祖神宗
之廟舜禹天下之大聖萬世帝王之所當法
也殿下不法之臣等竊為殿下惜之令殿下
之不親享有三不可焉吾不與祭如不祭則
是不誠也無疾病大故而燕居九重使臣攝
行則是不敬也既許親祀下之兩府播之百
姓未幾而有攝祭之命是示國人以不信也
夫誠敬信三字人君之大寶也捨是三者能
有其國者未之有也禮將祭散齋四日致齋

三日令殿下端拱日御經筵開正道進正人
則敬齋固無嫌矣願自今日致齋思誠格于
太廟躬服衮冕以告即位以申孝思昌下都
堂議俄拜右司議大夫極論李仁任罪又與
同舍許應閔開等復疏論仁任日暮不得上
會殖發背請告應等寢其書紹宗遷大司成
赴書筵以前疏進仁任族黨疾之至有欲殺
者語在仁任傳紹宗在書筵上書曰易曰蒙
以養正聖功也天命之性本善無惡人與堯

舜初無小異古之聖王固稟胎教及在襁褓
有保以保其身體而適起居之宜有畏慎之
心有傅以傅之德義而節嗜好之過防聞見
之非特選端士與之出入起居所見必正事所
聞必正言外物之誘無自入天性之真得其
養方寸之間受敎之地澄淨無蔽故皆可以
為堯舜矣臣竊見殿下受讀論語今十有
三月矣每日所新知者多不過三四字而已
尚或難讀以殿下明睿之資得於天稟其於

受學非不能也但由殿下暫御書筵須臾入
内狃於近習心繫外物而不在於書故也至
於近日怠學之端形於外師傅未退訓音未
通輒讀輒起俄稱御膳失時輒入於内聖學
何由而進聖德何由而明乎上王初立聰明
向學而姦臣為盜國之計即罷經筵誤我上
王幾覆宗社殿下即位之初大臣以前朝為
戒首開經帷以勸聖學以堯舜之聖望殿下
矣如或怠學則奈宗廟奈何生靈何今孟秋

吉傷穀風作害國家生民之大命上天之譴
莫大焉洪範云曰聖時風若曰蒙恒風若殿
下怠學之端見而咎徵之風應之天之以蒙
儆戒殿下豈不明甚哉古之時八歲而入小
學十歲而出就外傅居焉昔魯襄公年纔六
歲而出從天下諸侯之會同何嘗御膳必於
深宮之中乎昔程子爲講官而上言曰人主
一日之内親寺人宮妾之時少接賢士大夫
之時多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願殿下

每朝問安慈闈之後出便殿進御膳命諸講
官館閣學士常侍左右從容宴語開說道理
至於日晷至於夜分天命之去留人心之向
背稼穡之艱難征戍之勞苦治亂之源興亡
之迹古今禮樂人物賢否日陳於前則上聽
積久自然通達習與性成堯舜同德比之常
在深宮之中熏染婦寺之邪化聖為蒙其益
豈不甚大哉嬖便近習之褻慢實害聖德之
莨莠賢士大夫之薰陶乃養聖德之雨露凡

宮人內臣亦用程子經筵之奏並選年四十
五十已上厚重之人以備左右其年少者不
使進於左右以絶其導上邪私之原凡服御
器用以紂之象著玉杯為戒以禹之惡衣服
為法侈麗之物不進於前淺俗之言不接於
聽令領書筵知書筵古之太師太傅也侍讀
古之小師小傅也願自今正殿受讀之際知
書筵進則必為之起避席受經退則亦為之
起侍讀進退亦為之避席改容以致尊師重

傳之意此所謂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覇者也養成聖德莫急於此願殿下上念太祖五百年之垂統下念三韓億兆之向望不罪微臣懇懇之言察納修省以開千萬年之太平侍讀鄭道傳見之曰議論切至深得告君之體恭讓即位以大同憲趙浚薦爲左常侍經筵講讀官浚嘗從緖宗學故有恩憐之舊凡有章䟽緖宗皆具藳初

紹宗嫉李崇仁才高又忌李穡譽崇仁而不
譽已及永興君獄起紹宗譖崇仁於浚欲殺
之紹宗與同列請誅邊安烈疏六上從之王
欲覽貞觀政要命鄭夢周講之紹宗進曰殿
下中興當以二帝三王爲法唐太宗不足取
也請講大學衍義以闡帝王之治王然之初
禑之移江陵也門下評理尹虎柳曼殊簽書
密直禹洪壽同知密直俞光祐等押行又廢
昌之日商議門下府事崔元沚密直副使柳

龍生守宮門判慈惠府事鄭熙啓慈惠府尹
李恭靖王舊諱密直副使金仁贊知申事李行等
守傳國寶密直使姜淮伯知密直尹師德封
府庫王論其功賜虎等爲功臣紹宗言賞罰
國之大柄不可濫也我太祖征伐四十年稱
功臣者止六人金樂金哲代太祖而死尚不
與六功臣之列令殿下既以
和寧伯等九人告廟行賞虎等之功人所未
聞請削之不聽復上疏爭之竟不從王遣吏

曹揔郎李浘迎曹溪僧粲英爲師紹宗與兼
大司憲成石璘等伏閤諫石璘曰釋氏以清
淨寂滅爲宗無補國家昔成湯師伊尹文王
師太公以致商周太平之治未聞以釋氏爲
師也紹宗曰殿下如欲求師有元老大臣在
何用僧爲遂退交章論奏曰綱常天下國家
之大本堯舜三代享國長久以臻至理由此
道也自漢明帝崇佛以來亂亡相繼至于梁
氏惑佛太甚宗廟以麪爲犧牲絲帛禁織鳥

歎之形卒致侯景之亂餓死臺城唐憲宗迎
佛骨于禁中刑部侍郎韓愈極言以為自佛
氏入國中以來事之愈謹年代尤促憲宗不
聽未幾暴殂我太祖深懲積弊禁後代君臣
私作佛刹是時太師崔凝請除佛法太祖以
為新羅之季佛氏之説入人骨髓人人以爲
死生禍福悉佛所為今三韓甫一人心未定
若遽去佛法必生反側乃作訓曰宜鑑新羅
多作佛事以至於亡聖祖所以拔誕妄之源

本朝後王之繼述者至甚切矣臣等竊聞殿
下將迎曹溪僧燦英于大内尊為王師臣等
為殿下惜之三代帝王以論道經邦燮理陰
陽者為師故湯師伊尹伐夏救民以開六百
祀之商武王師太公鷹揚誅紂以開八百年
之周姚秦以胡僧鳩摩羅什為師不旋踵而
亡前元以蕃僧婆羅跋蹄為師及其季世以
天子之尊奴事指空冀其福壽卒致應昌之
敗佛之為教無父無君姚秦前元以五胡北

狄之俗不法帝王之治以毀綱常得罪於天
以速亂亡今殿下中興方將作法垂範為聖
子神孫億萬世之所遵今乃復襲胡狄之失
乃以胡教為師有國家者立政立事循其名
當責其實所謂師者師其道也釋氏以臣子
背君父逃入山林寂滅為樂若師其法必髡
三韓之民必絶九廟之祀然後稱其名耳願
殿下勿以無君父者為師尊堯舜孔孟之道
以開三韓太平之業疏上王勉從之英至崇

仁門臺省遣吏逐之不得入而還王罷臺省面啓之法紹宗與同列上疏曰堯舜咨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嘉言罔攸伏尚慮下情之或欝而不達乃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又曰汝亦昌言三代聖王率由是道咨于芻蕘工執藝事以諫有誹謗之木有進善之旌匹夫匹婦之言皆達于上上下交而爲泰及周之衰謗者使監以止之遂失文武之天下秦以忠諫者爲妖言而禁之至有

指鹿為馬而莫有言者故得天下二世而亡
自漢迄元言路開則治且安言路閉則亂且
亡自異姓竊國以來臺諫緘口至於戊辰攻
遼之舉而無一人言者此殿下之所見親也
殿下即位以來五日一視朝今臺諫面啓時
政得失三韓蹈舞想望太平而今者乃令臺
諫勿復面啓豈不大為中興之累乎一言喪
邦此之謂也願殿下更命臺諫面啓其餘各
司亦令各以其職進言以廣聰明以臻至理

又上疏曰臺諫人主之耳目不可頃刻而離
左右也日者以辛禑父子事關大體殿下命
臺諫往驗其狀此所以重宗社一時之權宜
也因此遂分遣臺諫於外以虧殿下耳目之
任甚非中興之美法也願自今毋令臺省出
外以委緇徒責難之任從之王將幸長湍紹
宗與石璘等上疏云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
法後嗣何觀伏聞殿下將幸長湍閱戰艦此
誠安不忘危之意然自異姓竊國以觀逸遊

田毒痛生靈惡聲聞于上國今賴天祐興復
舊物宜以遊田為戒乃何即位之初不修德
政復徇偽朝之覆轍乎東作方興大駕之行
千乘萬騎道路供億之費獘不可言若以緩
急為言則郊天拜陵耕籍田謁文廟在所當
先願殿下姑停此舉以觧國人之惑不允又
上疏曰竊觀祖宗之制凡有所犯者不給田
以礪士行自異姓竊國以來姦兇得志賣官
鬻獄盡毀祖宗之法士大夫以土田臧獲自

成契券賂姦宄受官職以敗禮義廉耻之俗
殿下中興革私田以安民生給圭田以優仕
者意甚盛也反正之初宜崇節義戒貪邪一
新士習請令辨正都監収諸人所賂田民及
所鬻告身以礪風俗䟽留不下遷紹宗爲禮
儀判書其餘臺諫亦遷他官以其彈劾不已
也紹宗嘗謂上護軍宋文中曰今
李侍中不能進君子退小人若一朝墮於小
人之計悔何及哉沈德符等聞之告于王王

怒欲罪紹宗哉

太祖請曰廷臣直言者惟紹宗耳不可罪之

代言李士渭亦曰紹宗屢上書皆不聽今遍罪之外議必謂殿下惡直臣也王曰予旣除

紹宗高官人惡得而言哉

李侍中功在社稷紹宗等敢辱之其不可罪鄕遂放于錦州初紹宗與友壻崔乙義爭臧獲未決托辛禑嬖臣潘福海得之及爲常侍喜論駁王甚惡之每擧托潘事訾之至是見

竄後錄回軍功賜田宥其罪諫官丞鄭夢周
指嗾上疏論劾削職遠流及夢周誅乃宥入
本朝拜兵曹典書修文殿學士同知春秋館
事卒子淮牙會宗辛禑時登第累官至司宰
副令恭讓即位上疏曰玄陵上賓之後權臣
李仁任等以逆旽之子禑嗣我王氏九廟絕
祀者十有六年幸賴天祐王室既亡而復興
殿下宜深思明斷以辛禑父子告于祖廟而
斬于都市然後得以慰九廟之靈荅臣民之

望而。禍亂之源矣夫管叔兄也周公弟也杜上管叔與武庚流言倡亂周公誅而王室安焉王莽篡位天下思漢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邯鄲卜者王郎詐稱眞子輿而稱帝天下響應衆至數百萬光武困於滹沱幾填於餓虎之喙然後能克而斬之以中興帝室曹操盜漢家四百年之天下及其子丕稱帝改元以據中夏諸葛亮相昭烈以圖興漢其言曰漢賊不兩立當奬率三軍北定

中原攘除姦凶復興漢室其志將欲繫頸曹丕告于高祖光武之廟而斬之然後足以小謝天下也當是時天下皆為魏有而昭烈所據之地唯蕞爾之蜀耳作史者皆書曹丕之年以帝魏矣獨朱文公修綱目黜曹丕之年而特書昭烈皇帝章武元年以正漢家之統唐之則天后廢中宗而自立為帝改國號曰周欲傳天下於武氏唐已亡矣張柬之等舉兵復中宗之位誅張易之張昌宗遷則天於

上陽宮復國號曰唐後之君子責東之等不
能以大義處非常之變而討唐室之罪人乃
曰以武后至大廟數其九罪廢為庶人賜之
死而滅其宗中宗不得而與焉則足以慰在
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此
言深切而著明矣初二張之伏誅也洛州長
史薛季昶謂東之等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
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東之曰大事已定彼
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為季昶歎曰吾不知死

耶矣謂賊武三思尚在故也既而中宗與韋
后復信用三思柬之等五王果為武三思所
殺天下悲之彼辛禍父子盜據王位十有六
年姻戚豪右布列中外萬一姦宄之徒推擁
而出則臣恐噬臍無及而殿下之大事去矣
周公之於管叔至親也而猶為天下誅之則
天中宗之母也君子以不誅為責況今賊臣
之子孫非有管叔則天之親今既反正有何
所疑猶廩養而不誅以啓群邪之心乎其於

祖宗十六年絕祀之意何如其於季祖去草之說何如夫天下之變常起於所忽終至於不可得而制也其於殿下社稷之大計可不為深慮乎今在廷之臣孰不欲言之其不言者恐其言之不行而有後悔也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願殿下與大臣謀於禁中以禍父子告于大廟而誅之明示中外毋令再亂王室再毒生民以垂萬世之統王從之會宗匡事禍呂職非

言官而上書請誅人有議者轉刑曹揔郎又
上疏曰國家運祚之長在乎人君積德累仁
培養邦本而已夫豈恃都城地勢之旺氣哉
盤庚之去耿以有河決之害大王之去邠以
有狄人之侵平王之東遷以有犬戎之亂今
無此數事而欲遷都漢陽物議驚駭胥動訛
言是殿下以江水赤沸太白晝見乃信讖緯
不經之言欲移蹕以避之殿下如欲弭災惟
當避殿減膳兢業小心下罪己之令以求直

言明其政刑愛養黎元而已偽禑惑邪臣之
言徙居漢陽貪殘之徒恣意誅求楊廣一道
為之騷然今若移幸則修宮室備供儲將家
抽户歛侍從百司宿衛臣庶將傾城以赴之
朝夕餱粻之不繼風霜雨露之無庇辛勤旅
次可勝言乎况今禾穀被野萬騎所至踐蹂
且盡漢陽吏民失其家室奔竄山谷披荆蕀
刈蓬藋秋耕秋收又失其時臣恐民之受患
甚於禑時也又惑浮屠法猊之説重修演福

寺盡壞旁近人戶匿為殿下不取顧罷移都
黜法猊以副輿望昔晉惠帝時雨血太白晝
見太子與皇后見殺自是宗室相殘天下大
亂懷愍二帝終為劉聰所虜夷狄亂華者數
百年唐高祖時太白晝見經天秦王殺太子
及齊王元吉太宗季年太白屢晝見而則天
廢中宗自立革唐稱周大殺唐之宗室社稷
幾亡天之垂戒豈偶然哉今春夏之交太白
屢晝見今又晝見經天者月餘天之所以戒

殿下者至矣殿下列花卉於宮中而日翫之又欲遊幸漢陽臣恐祗懼之心有未至也願以堯舜三王之心為心以周公孔子之道為道不為邪議之所惑務於實德則天意可回而邦本可固矣

吳思忠

吳思忠初名思正其先迎日縣人後徙寧遠鎮登第累遷監察糾正歷獻納執義辛昌時為司議大夫上疏論復私田之弊從之又與

同列上書曰往者群姦秉權援引朋黨用舍
顛倒骨鯁忠直之士指為迂闊排而斥之貪
邪諂諛之徒歸稱賢能崇而陟之絕塞言路
蒙蔽聰明邦家殄瘁幸賴天地宗社之靈群
兇伏誅朝野廓清殿下初即大寶旁搜賢俊
布列庶官大開言路芻蕘必採其禮樂制度
之宜救時拯民之策臺省交章申奏殿下聽
而行之然法雖立而民未見効革私田正經
界之論巨室之所大忌有志之士勁直之言

邪黨之所深疾胥動浮言以惑衆聽中外恟
恟此扇亂之漸也況天變屢見星躔失度霜
降之餘迅雷不收立冬之後蒸霧發洩此二
氣有乖之驗也臣等竊謂殿下當克謹天戒
好學從諫修省於上群臣當各供其職無敢
怠荒恐懼於下然後天變可消人釁不作能
保無窮之業今也大臣每用樂宴飲供費十
千實非敬天勤民憂災恤變之道願自今迎
餞上國使臣及勞慰有功將帥外凡中外公

私宴飮用樂痛行禁斷以謹天戒以節國用
以厚民生呂納之恭讓初與舍人趙璞等上
疏極論李穡曹敏修之罪又曰李仁任擁立
辛禑之罪亦殿下之所親見也請委諸憲司
斬棺瀦宅以聲其罪又曰三司右使金續命
倡爲未辨其母之說見黜而死公山府院君
李子松諫禑興師遂爲大戮請命攸司祭其
墓錄其子孫以慰忠魂命罷穡父子廢敏修
爲庶人又與璞等上疏曰今殿下上承

天子之命下應臣民之望撥亂反正紹我祖
聖既絶之大統廢辛禑父子為庶人此則正
名分定民志以開萬世太平之時也昔衛君
待孔子為政孔子欲先正名曰名不正則民
無所措手足矣漢呂后取宮妾子弘為惠帝
嗣大尉周勃以弘非惠帝子而誅之迎立代
王以正民志以開四百年之太平唐則天后
廢其子中宗欲立異姓武三思為太子丞相
張柬之誅則天之黨張易之昌宗等復立中

宗留三思以待中宗自誅之薛季昶等謂柬
之曰去草不去根後必復生二凶雖誅三思
尚存公輩終無葬地矣若不早圖噬臍無及
柬之等不從曰大事已定彼一三思猶机上
肉耳後三思果殺柬之等而中宗亦遇弑矣
君子論之曰則天既得罪於唐之宗廟中宗
亦不得私於其母柬之等既立中宗以則天
賜死而中宗以大義不與其議則可以觧祖
宗之怒而天地之常經立矣亦孔子正名之

義也今一二大臣推戴殿下以繼恭愍王後以正辛禑非恭愍王之子布告中外三韓億兆之民相謂曰吾生復見太祖之孫矣往者洪倫之亂之源及禑毋般若之言之死亦殿下之所明知也聖天子之所以聞也今李穡心亦知其非於仁任擁立辛氏之際曾無一言敏修立昌之時首倡定策今年又欲復立辛禑其罪前跡未盡之矣今殿下旣紹正統李種學獨倡言於人曰玄陵旣以禑封江寧

君而立府矣而又
天子爵命禑矣
李(太祖舊諱)何人敢違玄陵之命廢我驪興王子
今殿下不正禑父子之罪以告大廟以定民
志又不正禑父子附禑昌之罪以絶群小之
陰謀則殿下亦不得一日安天位也或曰辛
氏父子
天子所知不可不待命降而正其罪是大不
然

天子既責三韓陪臣以異姓為君矣又安有二命乎且或上國欲存辛禑則未審殿下亦可存而不定民志乎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得而誅之先發後聞可也又何待於明降乎仁任推戴辛氏之罪乃太祖列聖在天之靈所共誅者也乃下從臣等之請此而不誅則是開萬世亂賊之門也宜令有司轘棺瀦宅籍沒家產穡種學父子止於停職竄散則萬世奸賊何所懲乎宜下攸司明正其罪李

崇仁河崙前爲仁任腹心後徇穡奸計以督
辛昌朝見而欲立辛禑以永絶列聖之血食
罪不容誅者也亦令攸司論罪又種學以立
昌爲父之切言於宦官孝芬芬言於李琳之
女黨附李琳欲遂奸計願下芬于攸司鞫其
情狀以正其罪權近私拆
聖旨先示李琳又示李穡其心不在王氏明
矣既而托以崇仁事上書被劾其間亦未可
知止流遠方不正其罪則何以懲後世不忠

之臣乎前漢陽尹文達漢以琳姻戚居中用
事恣行不義琳之族屬已皆流竄而獨在輦
下請杖職牒斥去外方於是瀦仁任宅流穡
父子崇仁崙芬達漢又上疏曰宦寺本以宮
內掃除為職無與外事至秦毁古制以趙高
為中車府令而二世死於其手西漢以弘恭
為中書令殺戮忠良而王莽篡曹節等用事
而東漢亡唐以仇士良為中尉廢置人主宋
以童貫為將帥啗二帝于女真前元院使用

事遂失天下古今之明鑑也在我祖宗之制
宦寺無官文廟之世時號太平我朝賢聖之
君也而宦寺給事不過十數人亦未嘗食祿
忠烈王朝亦不許叅官至于玄陵使宦寺得
與兩府八衛之列卒致萬生之變亦殿下之
所親見也殿下即位復立内侍府階三品是
殿下以中興之主復蹈亡國之轍也願自今
宮中宦官給事者只給衣食罷内侍府不聽
遷成均大司成以其彈劾不已奪其言職也

尋判典校寺事諫官承鄭夢周指嗾論趙浚
尹紹宗等請置極刑憲府乃劾思忠罪與紹
宗同乞并究理命削職遠流及夢周誅召還
任轉左常侍自此以後入
本朝

金子粹

金子粹字純仲雞林府人恭愍末擢魁科授
德寧府注簿辛禑初爲正言時慶尚道都巡
問使曹敏修擊倭于密城斬數十級禑賜衣

酒及馬敏修上箋謝命子粹製回教子粹辭
曰敏修揔一道兵金海大丘之戰怯懦敗沒
多殺士卒密城小捷功不掩罪衣酒廐馬賞
已過矣又何回教且回教錄功績今敏修無
功可紀不敢奉命禑怒下子粹巡衛府命池
奫及大司憲河允源鞫之奫等欲坐以違旨
子粹曰先王置諫官所以補君之失也自古
王言有不可諫官諍之願諸公察國家置諫
官之意奫大怒欲杖流議于都堂諸相畏之

無敢出言密直副使李寶林曰子粹雖小儒
諫官也且所謂違旨者蓋如置人于東擅移
于西者也子粹之罪恐不得以此論都堂是
其言只請流之禑曰巡衛府已議其罪令復
可輕耶遂不聽右使金續命入白太后曰臣
武人不曉事然文臣皆言諫官雖忤旨不罪
者所以開言路也今子粹罪小不宜重論太
后乃謂禑曰予老經事多未聞杖辱諫官若
爾人皆杜口國事將日非矣於是免杖流于

全羅道突山戍濟等意子粹必與郎舍議又
流諫議大夫鄭寓于慶尚道竹林戍踰年許
從便給告身久之拜典校副令累遷判司宰
寺事恭讓朝除成均大司成世子左輔德上
書曰伏覩教書以天文示異責己甚切訪求
直言謹條狂妄之言殿下潛德著聞人心推
戴廓除異姓之禍光復祖宗之業皆奉玄陵
大妃之命而行之其主盟定策之功宗殿下
之所由與三韓之所共賴故即位之始即封

王大妃以正位號獻冊寶甚盛典也殿下事
之之禮當厚於所生者自去年南幸之時以
至今日其於國大妃之殿親幸非一奉養亦
至獨於王大妃之殿曾不一詣是狃於生育
之恩忽於承祧之重其可乎傳曰爲之後者
爲之子此古今之大義也王大妃萬世之後
亮陰之禮固所自盡生事之禮其可不盡心
乎願自今歲時伏臘必先詣王大妃殿以奉
寒暄然後詣國大妃殿以明大義近日設封

崇都監以冊王世子臣不能無惑焉殿下未
受宣命而世子先受冊寶之禮其可乎傳曰
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言先後之序不可亂也
待殿下親朝
帝所受命而後徐議而行未爲晚也況今朝
廷使臣來徵良馬萬匹百司疲於奔命當此
之時強欲行封崇之禮恐未合於輿論也唐
韓愈言於憲宗曰自黃帝堯舜至于三代皆
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此之時未有佛法自漢

永平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降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此非韓子之臆說考之史冊瞭然可見殿下即位之始修廣演福寺塔破民家三四十戶令又大起浮屠屢興土木之役厥今農務方劇而交州一道斫木輸材人畜盡悴害不小恤欲以徼未可必得之冥福以貽現在生靈之實禍為民父母其可若是乎乞申降明勅以寢其役以寬民力或者以為役遊手之髡徒無

害也髡徒果枵腹而趨役乎糜費國用莫甚於此斂怨于民亦莫甚於此殿下即位以來其於大廟諸陵未聞有修葺營繕之舉而急於起塔是報本追遠之誠反不逮於求福利生之念矣豈非是爲聖德之一欠乎昔宋景有君人之言而熒惑退舍成王感流言之譴而雷電以風由是觀之人君一心之得足以感天心一行之失足以召天變願殿下存心以居對越上帝雖居幽暗之中常若有臨之

者及其應接之際尤謹其念慮之萌視聽言動必以禮出入起居罔不敬而其處事不敢於私欲不流於姑息則此心之敬足以感天心而消變異斡教化而興邦國矣又何必崇奉浮屠大起塔廟而後國祚靈長也哉況無若新羅之作佛事以至於亡神聖垂訓其可違耶浮屠之說猶不可信況恠誕荒幻之巫覡乎國中設立巫堂既爲不經所謂別祈恩之處又不下十餘所四時之祭以至無時別

祭一年糜費不可殫記當祭之時雖禁酒之令方嚴諸巫作隊托稱國行有司莫敢詰焉故崇飲自若九街之上鼓吹歌舞靡所不為風俗不美斯為甚矣乞明勅有司除祀典所載外一禁淫祀痛斷諸巫出入宮掖以絕妖妄以正風俗近日下教求言甚切然臣嘗見臺省有言事者遽見天威或奪其見任或黜之外寄或抑之下官臣恐求言之教雖切而拒諫之念猶在也乞前日落職之臣一皆舉

用所言之事一皆施行以勸將來則有志之
士孰不爲殿下盡言乎成均生員朴礎等亦
上疏曰伏惟國家自聖祖創業以來金枝玉
葉繼繼承承無墜厥緒者幾五百年于玆矣
中遭否運異姓之禍口不忍言惟我殿下以
神聖之資應天順人揮除凶竪不勞兵刃誕
受厥命克復宗社飛龍之初三韓億兆懽欣
拭目想望太平此正復古中興以致雍熙之
秋也臣等獲逢明時齒于胄學徒費廩祿踰

蒙聖恩慨然有志於堯舜君民排斥異端者有日矣然無路而不得行無位而不得達懷憤懟抑竊恒私嘆得通上聽一悟聖心雖被妖言之罪無所悔焉況今殿下發德音下明旨開廣言路求言如渴臣等安敢嘿嘿以負平生之志伏惟殿下更加優容不使盛朝有讜言而受戮者乃國家之幸也臣等竊聞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

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
後禮義有所措此天下之達道古今之常經
不可須臾離也苟或廢焉者則覆載所不容
日月所不照鬼神所共殛天下萬世公論之
所共誅也彼佛何人也以世嫡而叛其父絶
父子之親以匹夫而抗天子滅君臣之義以
男女居室爲非道以男耕女織爲不義絶生
生之道塞衣食之源欲以其道思以易天下
信如此焉則百年之後人類絶矣天行乎上

地載乎下其所以生育於其間者惟草木禽
獸魚鼈龍蛇而止爾三綱五常之道竟何寓
其於間哉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
類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
王之法服不知夫婦父子君臣之倫僞啓三
途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
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威福刑德
闕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
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塗生民

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以築樓殿宮閣以事之飾土木銅鐵以形之毓良人男女以居之雖桀之璇宮象廊紂之瓊宮鹿臺楚之靈之章華呂政之阿房不加也是豈不出乎百姓之財力歟嗚呼痛哉其誰正之必也上之人德修於己教成於下以明禮義使斯民知天理之所在然後可以正之矣洪惟我東方自新羅之季奉浮屠之法至於閭里比其塔廟佛氏之說洋洋乎盈耳

淪於肌膚浹於骨髓未可以義理曉也亦未可以口舌辨也惟我太祖統三之初深懲積弊禁後代君臣私立願刹於是太師崔凝請除佛法太祖以爲新羅之季佛氏之說入人骨髓人人以爲死生禍福悉佛所爲今三韓甫一人心未定若遽革佛氏必生駭心乃作訓曰宜鑑新羅多作佛事以至於亡然則太祖之垂訓於後世者至深切矣歷代君臣不能體聖祖之遺意因循苟且營菴立塔無代

無之式至于今其弊滋甚爲人心世道計者可不痛心哉傳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婦不蠶或受之寒彼佛氏之徒不耕而飲食充不蠶而衣裳具安居自養者不知其幾千百萬由是而凍餓者不知幾何人矣彼雖飲風吸露巢居野處爲國家者所當斥之者也况坐華屋食精饌遊手而揖君親者其可一日容於天地之間乎誠不共戴天者也奈何殿下以英明之資惑於浮屠讖緯之說徙還于

南以國君之尊親幸檜菴以倡無父無君之
教以成不忠不孝之俗以毁我三綱五常之
典臣等爲殿下中興之美惜也且誕降之辰
殿下宜率百官上壽太妃以示殿下中興孝
理之盛德於三韓臣屢也此之不爲反遵胡
教區區於拜僧供佛以沮臣屢中興至理之
望可乎至若窮人之力斂人之怨演福塔廟
之役中外嗷嗷士民缺望臣等未知所營之
木石輸神輸歟所用之財天降地湧歟欲永

福於冥冥之中反貽患於昭昭之際臣等竊意
一旦風塵再擾霜雹荐臻沙彌不能操干戈
塔廟不能禳飢饉昔後周壞經像而修甲兵
齊崇塔廟而弛刑政一朝合戰周兵齊滅然
則佛氏之不能作禍福於人世者亦可知矣
伏惟殿下法堯舜三代之所以興鑑齊陳梁
蕭之所以亡上繼聖祖之遺意下副吾儒之
素望使彼佛者勒還其鄉人其人以充兵賦
廬其居以增户口焚其書以永絶其根本所

給之田使軍資主之以贍軍餉所屬奴婢使
都官掌之以分各司各官其銅像銅器屬於
軍器寺以修甲兵其所用器皿屬於禮賓寺
以分各司各官然後教之以禮義養之以道
德不數年閭民志定而教化行倉廩實而國
用周然則向之背君父毀人倫逆天理者將
去其舊染之污以發其秉彝之良心知父子
君臣之倫知夫夫婦婦之道男耕女織以生
其生含哺鼓腹以樂其樂致理之豐可以肩

三代而軼漢唐矣且今佞臣金琠以不肖之資無知之見阿意順旨變亂是非欲興無父無君之教以廢古今聖賢之道以爲太祖開國皆蒙佛力指闢佛者爲太祖之罪人太祖聖德神功順乎天而應乎人心同堯舜行法湯武三韓之民其畏威也如雷霆其懷德也如父母雖盡誅境內沙門如元魏盡鑄佛像爲錢如周世宗彼佛者安能使太祖不能成統合三韓之功乎我國家自庚寅癸巳而上

通儒名士多於中國故唐家以為君子之國
宋朝以為文物禮樂之邦題本國使臣下馬
所曰小中華之館自庚癸之後不死兵亂則
逃入山林通儒名士百無一二存者彼學佛
者始倡邪說上誣群臣下誑愚民乃作太祖
九世之像曰太祖前身某生為某院主某生
作某塔某生造某經至曰某生太祖為某寺
之牛至某生乃得王位上賓之後今為某菩
薩成書開板藏于深山以欺萬世玄陵見之

深加敬信於是內佛堂之法席演福寺之文殊會講經飯僧至屈千乘之尊拜跪爲師親執弟子之禮至于甲寅未蒙事佛之福臣等未知太祖九世像釋迦達摩復生於東方親見太祖於天堂佛刹而作此像歟太祖前身爲牛爲院主之時親見者何僧歟從之邪說誣上以太祖爲牛此豈聖子神孫之所可聞口者也嗚呼正學不明人心不正不修德而惟福之是求不知道而惟怪之欲聞豈不痛

哉豈不惜哉自孟子闢楊墨尊孔氏以來漢之董子唐之韓子宋朝之程朱子皆扶斯道闢異端為天下萬世之君子也王安石張天覺等興佛教易風俗而為天下萬世之小人也若董韓程朱之輩安石天覺之徒並生於今日則殿下用董韓程朱為天下萬世之法歟用安石天覺倡夷狄禽獸之教歟臣等未敢知也殿下若遵安石天覺之所好髠三韓之民棄國棄家弊屣王位入山爲佛則納金

瑛之言可也若遵董韓程朱之學以正人心
明人倫去民之蟊賊以興堯舜三代之理以
光中興與天無疆之業則彼金瑛者當轘諸
都市以示三韓萬世中興大聖人之不惑於
邪說可也殿下以金瑛爲忠於國家之臣則
禑昌父子絶我太祖列聖三十一代之祀之
時彼瑛者能立興復王氏之策乎兼大司成
鄭道傳發揮天人性命之淵源倡鳴孔孟程
朱之道學闢浮屠百代之誑誘開三韓千古

之迷惑斥異端息邪說明天理而正人心吾
東方眞儒一人而已是上天授殿下以皐陶
伊傅之佐以興堯舜三代之盛於中興之日
也殿下以道傳闢佛之策為祖宗之罪人歟
金璵奉佛之說為殿下之忠臣歟臣等未
敢知也殿下疑道傳之正學信金璵之邪說
則豈不取笑於天下見譏於萬世哉此臣等
所以敢言也為理之本捨正人心何以哉蓋
人心之趨向不正則其本亡矣雖有屑屑於

事為之末皆苟而已未有源未潔而流清者也亦未有本未固而末茂者也故臣等獨以闢異端為正人心之本獻焉伏惟殿下萬機之暇特留宸念舉而行之非特當今之幸抑亦永有辭于萬世矣若殿下以臣等之言勿以為迂拙而納之臣等更為殿下陳理道之萬一疏上王大怒初司藝柳伯淳知璉等將上疏招諸生止之曰天下既廣雖有異端何害吾道生員尹向曰天下安有二道伯淳曰

諸生之志則大矣雖上書王必不聽何補於
治向曰孟子云吾君不能謂之賊吾輩雖不
才安敢背前賢之格言受賊君之名哉伯淳
竟不能禁唯礎向及韓臯許遵金繼李子撰
等十五人上書餘皆不從伯淳又言於知申
事成石璘曰礎等䟽請勿上聞礎等知之議
欲不受葉子粹等惡其無禮牓士金貂金祖
學正鄭包學錄黃喜等以生負徐復禮不署
名於䟽鳴鼓黜之子粹等又怒貂等不告長

官擅黜生員因貂等家奴召復禮還入學及
子粹赴衙貂等不庭迎子粹上箋辭職略曰
臣才菲淺量樗櫟微材會忝言官旋竄邊陲
之遠暫爲郡守遽懼縲絏之拘每因事而徑
情反招尤而速禍寅緣驟貴超拜大司成榮
幸逾涯又兼左輔德既尸素而曠職宜引退
而避賢況爲下官之侵陵能不中心之羞愧
君子貴於見幾小臣安於知止伏望賜以俞
音遂其愚抱不允下貂等于巡軍尋釋之未

僉判典校寺事轉左常侍與同列上疏曰年
前
朝廷所遣宦官十人皆是本國之人乃有僥
倖冒進之徒或依倡妓或緣親戚邀請官爵
殿下一皆曲從真差添設動以百數名器之
濫廉恥之喪一至於此乞付攸司盡奪其職
以儆後來又三司官數至十五署祿俾外無
餘事自今凡中外錢穀出納先報都評議使
司使司移文三司使精核會計量入為出則

庶幾財用有所撙節且無曠官之誚矣王從之尋拜刑曹判書自此以後入

本朝

列傳卷第三十二





列傳卷第三十二

寄竺[illegible]諸

[illegible]